現代文藝叢書

後方集

張道藩　主編

高植　著



正中書局印行

現代文藝叢書

後方集

張道藩 主編

高植 著



正中書局印行

現代文藝戲劇叢書總序

文學的定義，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簡而言之，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釋名：

「文者，會集衆字以成辭義。」

孔子曰：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在補充語言之不足，文學的效能在補助語言之所不及。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正如沈約所謂：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

我國古代政教不分，道德與學術合一，所爲文學，均爲有關治化之作，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文化發達的時代。迄魏晉之世，競尚詞藻，羣趨爲文學而文學，於是文風斯靡，文學的價値亦漸低落。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無如科舉繼興，文藝一道，遂成末技，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

一般的說，語言文字，以及一切形象藝術，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文學藝術的創造，因以時代爲轉移，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內容所表現的意識，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和所努力的成就，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司馬遷云：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周易、春秋、離騷，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卽證之域外，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託爾斯泰之作品，又何獨不然。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而莫不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則一也。

近百年來，東西文化溝通，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或且力事模仿，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影響所及，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殊不知時代既異，地域又復不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自有其偉大前途，正不必削足以適履。

所幸抗戰軍興，建國基礎日益鞏固，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承接新的時代，應有新的文藝產生，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乃一定不易之理。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均已抱定共同信念，正在埋首努力。

去年六月，正中書局以編輯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因即貿然允諾，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未及期年，各書已將印行。引玉之勞，雖不足以言功；然幸告厥成，事亦可喜。用綴數語，以誌所感。

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

目次

避空襲

住在成都附近的小縣城裏，由於若干原因，空襲的危險是比較小。但近來連有了幾天警報，大家的情緒，在中午的時候，都無形地緊張起來，同時對於昨日的新聞也急切地盼望早早知道。但成都的報紙要到每天下午纔能到，於是住在附近縣分的人，在幾次的擊落倭機的消息之後，更急切地盼望知道昨天是否又打下了倭機。

報紙還未到，又有預行警報了，商店都開始上門板，這時，大家都存着觀望的態度，雖然有點兒準備躲避的意向，却還是希望莫有空襲警報，城內既無防空壕，必須出城，出城又必得走遠，但處處是稻田，田中有水，偶不小心，便會失足落水，而且天氣太熱，在太陽下曝曬是很難受的。還有，出了城便得在解除警報後纔可回城，有時一出城便要站好幾個鐘頭，那痛苦是難堪的。

不久，有了空襲警報，城中的大鐘及四閣的小鐘都敲起來了，同時一個乘自行車的人吹着哨子從街上馳過，車上有一面「空襲警報」的旗子。看着旗子的飄飄和車輪的急轉，人的心也飄飄不定，急遽轉動起來。商店——特別是布店——的貨物，用小獨輪車（雞公車）推着，咿咿啞啞地向城門口直奔，推車的店員面色緊張，却帶着笑容。行動不便的富家老太婆，坐着包車（也是雞公車）由人推着向城門外直奔。居民們陸續地出城躲避，提

着箱子，扛着被包，老少男女，驚驚慌慌，小孩們喊叫啼哭，老人們蹌蹌踉踉，有的婦女懷抱乳嬰，肩揹包袱，匆匆忙忙，擠在人羣當中。從城的四門，湧出如流的人潮。

北街大雜院裏的人家也開始騷動起來，大家談論着，有的正準備出城去躲，其中張家夫婦最爲緊張忙碌。他們有五個孩子，大的纔九歲，小的還不能走。照例，如有預行警報，張家夫婦卽作出城的準備，雖然是準備也等於不準備。照例，如有空襲警報，他們就全家出城。照例，出城時，張太太要問問隣房的李太太：

「你們走不走，李太太？」

「走呵，放空襲啦，」李太太這麼回答。

張太太很高興，因爲多了一個同志。同時張太太又要問王家，王家是很少出城的。

「王太太，你們走吧？」

王太太還不及開口，王先生便先回答說：

「今天不得來，我們不走，不要緊。」

聽了這話，張太太也很高興，她緊張但同時又對王先生微帶笑容，彷彿是說：

「你說不得來，那很好，但我們走，不是更愼重更平安嗎？」

張太太心裏覺得，無論別人出城不出城，無論倭機來不來，她出城是最聰明的。她緊張地照顧看大的，又照顧小的，同時，又要向老媽子發命令，又要向丈夫說話。

「葉嫂，你抱小弟弟，你抱，我來鎖門。」

張先生手裏提着一個布包，抱着第四個孩子，領着三個能走路的大孩子，站在門外，等候上路。張太太自己提着一個小皮箱從房裏走出，把門闔上，把扣子套上鐵鼻子，纔發現了忘記帶鎖。

「呵喲，這怎麼鎖，眞是，趕快拿。」

這麼說着，她又把門推開，急急忙忙跨進門去，但跨進了門，她又想起別的——自己的儀容，她走到鏡前，照了照自己，看看沒有不妥的地方，胭脂和粉都塗得恰合式，她覺得還可以有什麼地方增加美感，於是把左邊的鬈毛抹到耳後，只留下幾根鬍在耳門前，自己覺得很滿意。

張先生在房外看着裏面，催道：

「快點兒，快點兒，鎖呢？」

「來啦！」張太太轉身向外走，幾乎忘記了拿鎖。

鎖了門，張家全家七口，連同女工，急迫地熱鬧地出了大雜院，過了前進屋子，上了街。這時乘自行車吹哨子的人正從城外回轉。

街上躲避空襲的人還不斷地向城外去，但最擁擠的時候已經過去。婦女們，老人們帶着嚴肅緊張的面孔，攜着各人自認是最重要的東西，向城外去，神情顯得：「落後了，快

上前」——！小孩們雖然面色有幾分緊張恐懼，却還是天眞的成分多，覺得避空襲是有趣的。

張太太的三個大孩子，好像衞星，環繞着她走。

「好大太陽呵！」張太太說。

太陽的强烈光線使她皺眉，並把眼睛縮小。她向女工說：

「葉嫂，用扇子遮小弟弟的頭。」

剛出城門，葉嫂手裏的小弟弟叫着要媽媽抱。

「小弟弟，要葉嫂抱，」張太太說，「小弟弟乖，聽媽話。」

但小弟弟偏不聽媽的話，張太太無法推搪。

「小鬼，厭死了，這大太陽！」這麽說着，張太太已經接了小弟弟到手；張先生手裏的第四個孩子轉到葉嫂手裏，却接過了張太太手裏的小提箱。

張太太出了城，彷彿心定了一點。

走到城外街道的盡頭，張太太不禁嘴裏有點兒喘，額上有點兒汗。三個較大的孩子沿途吵着要吃「鍋魁」，「冷粉」，「爬糖」，「胡豆」，弄得張太太有點兒厭煩。他們在人家的門口站了一會，孩子們還在吵，張太太說：

「不許吵，誰聽話，進城我就買，不聽話，我就打！」

並且張太太騰出一隻手，作打人的威脅的樣子，果然收了一點效。許多人繼續向前

走，由各田塍分散到各方面，成羣形。張太太同張先生商量着，是否馬上再向前走，還是休息一會兒。張先生還未作決定，城內緊急警報的鐘聲鐺鐺地傳來，於是隨着大衆的行動，張家的人又向前行。

忽然吹來一陣涼風，晴空中自遠處浮出了烏雲。

「好涼快！」張太太不禁地說，但太陽還是在頭上火熱地照着。張先生因爲一陣風而舒快地走着，纔觀田野。

田裏的稻子有二三尺高，明亮的初夏的陽光下是一片綠野，風吹過時，綠野上起了波動，稻葉支支地微響。出了街頭，可以看見附近的村莊，房屋遮隱在樹木和竹林裏，彷彿是安靜地在打盹。

「還到這個村子上去吧。」張太太說，看了看跟在身後的張先生，還繼續向前走着。

「好吧，」張先生回答，看着所要去的村莊。

這個村莊是較近的，張先生全家的人在這里躲避過好幾次，只要走過三條田塍，就可以到達。

他們向右轉，走上較窄的小徑，又吹來一陣風，張太太頭上的汗乾了一半。還未到村莊，三個較大的孩子又吵鬧起來，叫着要媽買這樣買那樣，使得張太太發煩。

「這里買到什麼？不許吵！飛機來啦！大毛，你怕不怕？」

聽了張太太的話，孩子們雖然還在吵，但已經和平了一點，一路嘰咕着到了村子。

村上只有四五家，是樹木和竹林中的一個小村莊，在他們之前，已經有了十來個人停留在這里，他們都在樹下，在農家的屋前。每人的臉上帶了無可奈何的神色，緊張地厭惡地等待警報的解除。

張太太他們也息在樹下，風吹動樹枝竹葉，發出響聲，混和着村外田塍上雞公車的輪聲。

這聲音在驚惶的心緒中引起可怕的幻覺。

「飛機到了，」有個人這麼說。

「是飛機吧？」另一個人說。

張太太的心也跳動起來，恐懼地向她丈夫說：

「飛機來了！飛機來了！」

她向小孩們看了一眼，小孩們停止了話聲。

他們向較密的樹叢裏躲。幾個人緊聚在一起。

村外雞公車的輪聲去遠了。張太太側耳向空中諦聽，沒有聽到飛機聲，只是樹枝在搖動。

「沒有來，」張太太低聲向丈夫說，又覺得心安了。

他們站立在樹叢裏有二十多分鐘，不再疑心有飛機聲，於是又走了出來，站到人家的門前。

天空的陽光收斂了，頭上不知從何處飄來了廣大的烏雲，遠遠傳來微弱的雷聲。竹叢裏穿來一陣風。

「好涼快！」張太太說，坐到一塊石頭上。把第四個孩子放下地，葉嫂接過去小弟弟。

天空中有了一架驅逐機的飛翔聲。

「飛機來了！」張太太說，準備起身，她四顧着，想找一個最安全的地方。

張先生側着耳朵向天空聽了一下，說道：

「不是的，是我們的，是搜索的，不是敵機。」

飛機聲漸漸微弱，終於聽不見了。張太太放了心。

頭上的烏雲越來越密。忽然，一個響亮的雷聲，彷彿是在很近的地方。第四個孩子爬到張太太的膝上。

「要下雨了。」

不久，又是一個響亮的雷聲，好像正在頭頂上，第四個孩子駭得哭起來，張太太連忙來哄着安慰他，把他抱在懷裏。小弟弟看見媽媽抱哥哥，馬上掙着要從葉嫂手裏到媽懷

裏去。張太太沒奈何，只得又把小弟弟抱到手裏，但大的又要獨占媽媽。張太太弄得沒有辦法，但這是慣事，她並不着急，只是因爲恐怕下雨而躊躇着。

可是一陣風，吹亂了張太太耳前的鬢毛。張太太抬頭看着天空低密的烏雲，隨意地說着。

「好涼快！」

不提防，一粒雨點落到她的腮上，她微微一驚，說：

「下雨啦！」

果眞是下雨。先是稀稀疏疏地幾點。淸脆地打在四周的樹葉和竹葉上。張太太從石頭上站立起來，又有幾點雨落在她的臉上。接着是一聲極響的雷，而雨也開始下大了，葉子上的聲音也更繁密更嘈雜起來。

他們連忙進了農家的大門，擠在狹小的外室。張太太覺得身上也落了幾點雨，使衣服沾在皮膚上，很不舒服。孩子們因爲落雨而高興，聽到雷聲又覺得怕，嘰嘰咕咕吵鬧起來，使張太太覺得有點兒厭煩。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門內也隨風落進來斜而有力的雨點，張先生和張太太互相看了幾眼，又把眼睛看着門外。

雨落了十多分鐘，雷聲漸漸遠移。

張太太焦慮着雨不停。但暴雨的猛勢已經過去，打在地上的雨已不斜得那麼有勁。雨點終於漸漸稀疏，樹葉上的聲音也低微了一點。地面上的雨水忙着向各處流，土上流出了許多條微小的水溝。樹枝上墜落一粒一粒的豆大水點。空氣變得涼爽舒快。不久，雨停了。

張太太和張先生商議着是否要乘雨小時先回到街頭。

「回去，乘雨小。」張先生說，探首看門外的天空。

「路上這多水，怎麼辦？」張太太說，卻也想走。

「不走，等一下，又下雨，更糟，」張先生說。

「好，再等一下，就走。」

孩子們又吵鬧起來，使張太太厭煩。

樹枝上還在滴水，張家的全體離開農家，向街頭上走。他們的身上都沾到樹枝上落下的水點。地面還是濕的，張太太惋惜自己脚上和小孩們脚上的鞋。

張太太手裏只提着小箱子，路是相當滑。她提醒着：

「二毛不許跑，路滑。好多水，你看，襪子也弄髒了。」

張太太側過身，想舉起一隻腿，讓張先生看看她的襪子上濺到的汙泥。但還未舉起脚，她的身子已經提宕起來，幾乎要跌倒。她駭了一驚。因此她生怒火。

路上的泥淖沾了滿鞋底滿鞋幫。張太太和張先生的脚都漸漸加重，漸漸地，拔起時也感覺到不易甚至困難。小孩們都大聲抱怨難走。

雖然雨後淸涼，張太太和張先生却走得發汗，張太太心中的火氣也加大了。她埋怨雨，埋怨路滑，覺得一切不是。

快到街頭的時候，二毛在田塍上滑跌了一交，兩隻手，兩個膝蓋，和前身全沾了泥漿。二毛哇哇地哭叫。

大毛扶起了二毛，二毛邊走邊哭。

張太太的火氣找到了對象，向二毛發火：

「你這個鬼東西，叫你好好走，你不聽，跌倒了，小鬼，回家，我打你，你還哭，小鬼，……」

她駡着，好像一切的不是都可忍受，只是二毛的不聽話是不可忍受的。到了街頭，看見二毛的樣子，雖然心中有了幾分憐惜，她心中的怒氣却還存在。

避空襲的人從各方面回返街頭，有的衣服全溼，有的衣服半溼，少數的衣服未溼，但大家的脚上都沾了很多泥，腿上濺了泥漿，也有幾個跌倒的。

雷聲是更遠了，天空却仍舊密布着烏雲。人家的屋簷上還在滴水。回來的人愈多，抱怨咀駡的聲音愈嘈雜。二毛已經不哭，又和姊弟們在玩笑了。他們叫着要吃這樣那樣，但

張太太心中還未氣平，她威脅說，有誰再吵，她便要打，孩子們的聲音變低，但還是在吵，不過沒有人再敢向媽說：「我要吃胡豆。」

解除警報的鐘聲響了，不久，乘自行車的人來到城外的街頭，吹着哨子，車上的「解除警報」的旗子招展着。

如潮的人又向城門口流去。商店推貨的雞公車，轟隆轟隆，推車的店員高興地笑着，彷彿未注意到腿上的泥漿。城內唯一的救火機，也轟隆轟隆在街上飛跑。揹包袱小孩的婦女們也回城了，人羣中顯得小孩特別多。出城時，大家緊張而沉默，不怕擠，唯恐別人上前。此刻，回城時，大家發出咒罵聲，雖然願早歸家，卻怕別人濺起泥漿在自己身上，時時讓人上前。此外，多了小孩們的啼哭聲，張家全體夾在這些人當中向着城門走。

因爲路滑，三毛跌了一個坐馬式，屁股上染遍了泥漿。張太太的火氣又發作起來，一路罵着回到家。

回到大雜院，凡是出城的都有怒色有怨言。張太太怒氣冲冲地進了院子，向王太太說自己小孩不聽話。

「跌了兩個，一身泥，要替他們洗，煩死了，小鬼們。」

王太太勸慰着，王先生和張先生談話時，張先生心中雖然是有氣，卻笑着說話，張太太向王太太說：

「你們沒有去，很好，我早知道這樣，一定不去！」

張太太臉上顯出懊悔的神色。她開了門，待柴嫂放下了小弟弟，便忙着吩咐替二毛三毛弄水洗澡，換衣服，她口中還在埋怨，說道：

「小鬼們，害死人，小鬼們，不聽話！」

她自己換了鞋，洗了脚，替三毛在拿衣服換。張先生換了鞋，到王先生房裏談天去了，推測着今天倭機飛到何處，以及是否被天雷完全打下。

天空的雲褪去，又明亮起來。院裏的雨水已完全滲到泥土裏去了。

送報人送來了成都當日的報紙。

「這麽遲？」張先生說，連忙來看國內新聞。

「晚報，下雨呵！」送報人踏着泥脚匆匆走去。

他們看過了第一欄的新聞，便看見下邊的新聞標題，說我空軍打下倭機七架。張先生快樂與奮地邊說話邊伸着頭和王先生共同細看這個新聞。看完後，張先生大聲向鄰房的張太太說：

「昨天又打下七架日本鬼子飛機！」

張太太連忙從三毛的澡盆邊站起來，走到王先生房門口問詳細情形。他臉上帶着喜色。聽他們說空戰情形時，她忘記了先前的一切，忘記了對小孩的怒氣，她的怒火與怨憤

都因爲這個新聞而完全消除了。

小孩們洗澡後，看見媽媽和爸爸談着打下倭機時的快樂神情，也快樂地嚷大起來；又吵着要吃東西。

「媽，我要吃胡豆！」大毛要求。

張太太未再反駁，迅速高興地給了三個較大孩子每人一個新鑄的二分銅幣，並且說着：

「日本鬼子！怎不多打下幾架！日本鬼子！大毛，買花生吃，不許儘吃胡豆。」

但大毛已跑走得很遠了。

張太太暢快地走到鏡前照了一下，看見鏡中的笑臉，不禁大笑起來，側着臉向丈夫說：

「你看，雨從這裏滴下來，」她指着顴骨，「把我臉上流了幾條印子」她指示隱上被雨洗去的脂粉，「你怎沒有看見？」

張先生笑了一下，仍舊說着打下倭機，計算七架的損失要合多少錢

張太太敷了粉，離開鏡子，走到丈夫面前。

張先生高興地說：

「好，好，我們也買點燒鴨和滷肉來吃！」

張太太向着廚房叫：

「葉嫂，你拿隻碗來，去買菜，」她打開抽屜取錢，低語說：「報紙怎不早點到！」

一九四〇，八，五。

倚閭

老人莊振聲走出自家的門，在偏西的陽光中，馳神地看着村外秋收後的田疇和曠野。他的生活和村莊四周的田野有了六十多年的深誼。這塊鄉土看過他從小長大變老，他也在這塊鄉土上看見自己的兒子從幼孩變爲成人，而今更看見他的孫兒變爲童子。一切彷彿遙遠如隔世，又彷彿近邇如昨日，他有時覺得過去的一切富有意義，這一切卻又可以使他感到無名的痛苦，使他深刻地發生一種惆悵的，人生的，寂寞的情緒。

他走出村莊，信步慢慢向前走。村莊和大道相隔三條田塍，上了大道，向右，約在兩三百步之外，是一座石橋。

他在大道上站了一會，向着石橋走去。

近來他幾乎每天早晚都要到石橋上走一趟，彷彿是要在石橋上尋找什麼，但他到了石橋，便又明白並無任務，只帶着悵然若失的心情，憑扶石檻的柱頭，俯瞰活動的流水，看着小河兩岸的樹木和遠山，或者坐在石橋檻上，仰瞻蒼穹，縱觀田野，極目迢迢的彎曲地隱入山下樹間的道路，看行人來往走過，消磨着每天寂寞的時間。

在這座石橋上，他曾送別他的兒子，他還記得他最後一次所見的兒子的神情，這相隔已經三整年，卻彷彿還是昨天的事。

在三年前的秋天，他的當連長的兒子告假回家，省視父母，並同時告別。他的兒子當時正要隨大軍去殺敵，精神振奮。老人江振寰聽說兒子去殺敵，雖不免惜別的慈愛之情，卻認爲這是應該的，向兒子說了激勵勸勉的話。

兒子匆匆回來，住了一天，又要匆匆離去。他的老妻與媳婦早已哭哭啼啼，和兒子說這樣說那樣，但話說不到三句，便被泣咽打斷了。

兒子用很大的努力壓制自己的柔情。他看到這種情形，提起精神說道：「你去，你去得好，我老了，沒有用了。」說這話的時候，他的眼淚彷彿在喉嚨裏滾，但他壓制住自己的激動，向下說：「我在你這樣的年紀，比你心還大，志還高，可是沒有遇到你這樣好的機會。你正在報國的年紀，好好打仗，家裏事有我照應，你放心，你好好去打仗。」

兒子離家的時候，他不忍看見母子夫婦間的悲痛的場面，不讓老妻和媳婦送行，他好像沒有聽到媳婦的哭聲，牽着小孫兒，和兒子一同走到大道，走到石橋上。

兒子幾次要走又停下，

老人明白兒子的心情，把手中的小孫兒送到兒子的面前，說道：

「你抱一抱他，你要做他的榜樣。」

祖孫三人沉默地在橋頭立了好久。最後，老人江振寰說道。

「你去吧。你去吧。對弟兄們要親愛，對百姓要和氣。每月寄信來家。你去吧。」

兒子依依地走遠了。他在數十步外，回過頭來說道：「我一定常有信。」

老人江振聲目送兒子漸漸走遠，看見兒子時時回過頭來，一直到道路彎曲處，還轉過身來向橋上回頭招手。兒子被樹木遮隱了，老人對着那里游覩許久，他幾乎要落淚。但他把眼水咽進了喉嚨。這已經三整年了。

兒子離別之後，常常有信來。第二年春天，有四個月沒有收到兒子的信。老人的心非常不安，但同時對於老妻和媳婦還要解勸，說道：

「一定是事忙，遲一週，準有信來。」

夏天，兒子有信來了，說他在徐州會戰中受了傷，現在傷已好，並且還升爲營長，在信裏還寄回兩百塊錢，全家都歡喜，老人江振聲也心安。

此後兒子每隔半月一月便有信來。但今年有八九個月未接到兒子的信，老人江振聲對兒子的懷念是日更深切，想起兒子的時候，他便走到石橋上幻覺地以爲他會在石橋上看到兒子突然歸來。但他知道兒子還在前方，回家時，他自語自慰着，「爲國家，殺敵人，好，好，好的！」

老人江振聲的年紀已是六十開外，三整年來他的老態並未變甚，只是頭髮的灰色變得更淺了。在三四十年前他曾有過報國的壯志，他在國內走過很多地方，他總未覺得自己有過遂志的時候，他只記得他曾多次的失意回鄉。在每次失意之後，他目睹國家的地位日益衰微，

他懷着書生報國的志向，提起精精，想再能有所作爲。但是他的希望毫未實現，他已不知不覺地變老了。待他顯然覺得自已老邁時，他又把三十年前的雄心大願，寄託在兒子的身上。

兒子打仗去了，他愛惜，却歡喜。兒子受傷，他罣念，却歡喜。兒子又是八九個月沒有信來，他的心日夜不安。他想兒子也許又受傷了，在懷念之外，加上罣念，老人的心完全縈緊在兒子身上。老妻近來也有了點懷疑的口吻，老人江振聲總是說：

「一定是事忙。打仗的時候那有工夫寫信，事忙，一定是忙。我知道。」

然而他對於自己的話也不敢深信。他渴念地牽罣地爲兒子設想到各種可能的情形——事忙，受傷，甚至被俘虜了，假　是被俘，他想，兒子也許在戰後可以放回來。但他却盼望兒子會馬上歸來。

老人江振聲慢慢地走到了橋上。

太陽温暖地照着他，把他的影子斜長地映在橋上。他坐到石橋檻上，看着從上邊樹間曲折處出現的河流隱設在下邊樹間的轉彎處，兩岸的樹木浸浴在陽光裏，收割後的田畝裏積蓄着水，田塍上尙放着稭綑。遠山起伏地立在明朗的秋空裏。

他懷念着他的兒子，他想起兒子的一切可愛處，想起兒子在道路轉彎處向他回頭招手的一瞬。於是老人江振聲一手扶着石柱，側首看着迢迢的道路曲折地轉入樹間，在三年前的一個秋天，他的兒子便着順着這迢迢的道路踏上遼遠的征途。

他慢慢垂下頭來，想起兒子在家書中所敍述的戰況。信上說到前方敵人砲火的猛烈，敵機的威脅，說到我軍的還擊和勇敢的衝殺。那些簡短的敍述曾喚起老人的活潑的想像，他恨不得自己變成年壯力强，在砲火連天的戰場上手刃幾個倭兵的頭顱。在他的柔情裏夾雜着理智，他懷念着兒子，却更希望兒子能替他多讓敵人的血流在中華的地土上。

行人從他身邊走過，他茫然看着每個人一步一步，走去，走遠。

他立起身，憑扶着石柱，看河邊浣衣的女子，和水上的波紋。

這時候，一個穿短衣的人，從道路轉彎處的樹間走出。這個人慢慢地向橋上走來，他的左手杖着一根手杖，右手懸在胸前的吊腕帶裏，他的步伐有點兒疼痛。他的面色憔悴，顯出貧血的樣子。

他疲乏地、吃力地、踉蹌地走着，走了一會兒又停住休息。走到石橋上，他站住，看了看田野和河流，在老人背後對方的石橋檻上坐下來。

老人江振聲在沉思和遐想中，未曾注意到有人來到橋上。他轉過身時，看見一個傷兵坐在石橋檻上，心中油然發生憐憫的同情。

這個傷兵向他看了幾眼，想說話，又忍住。老人看了他一會，又轉過頭去，馳神地看着橋頭的松樹，想起自己的兒子。

最後，這個傷兵注神地睇了老人一眼，畏縮地開口說道：

「江二爺，是江二爺嗎？」

老人江振聲轉過頭來，對這個傷兵周身上下打量了一下，認不出他是誰，更不明白他怎麼會認識自己。老人想說什麼，還未出口，這個傷兵又問了一聲：

「是江二爺嗎？」

老人江振聲點了點頭。

傷兵露出了些微笑容，豪壯地說道：

「江二爺，我是黃玉章，是前面場上的。我跟江二爺念過一年書，我是黃玉章，是第十團裏的弟兄，受傷回來了。」

「第十團」給了老人一個忽然的刺激。第十團的官長和弟兄很多是這個縣裏的人。他的兒子出征時便是第十團的一個連長。黃玉章却不屬於他兒子的那一連。「黃玉章」，「第十團」，引起老人的思索，他懷想自己的兒子，同時追憶着這個黃玉章是誰。在三四秒鐘的回憶中，他想起了一點模糊的印象。他說道：

「黃玉章，啊，是的，是的，你是黃玉章。」

黃玉章的家在場上，和老人的家相隔一里多路，十七八年以前，老人失志回家，設館教了十幾個學生，黃玉章便在那時跟他讀過一年書。而今黃玉章已是三十多歲，老人對他的印象已不甚清楚了。

黃玉章提起精神，說道：

「我走了幾萬里路，打了三年，傷了三次。」

他在長久的沉悶的生活之後，遇到家鄉的第一個熟人，不禁喜形於色地，極願說到自己的事情，並且顯出一點笑容，好像過去的一切沒有絲毫痛苦，而追憶自己的痛苦是很有興趣的一種樂事。

老人江振聲憐惜地顫口說着：「呵，受了傷。」

黃玉章以爲老人關切他的受傷，在疲倦憔悴的臉上透出興奮的顏色，恨不得一口氣就說完自己受傷的經過，他迅速地說道：

「是呵，受了傷，受了三次，一共三次。」

老人江振聲，看他這樣熱切地說到自己，不覺地問道：「傷很重吧？」

「重。不重。前兩次不重。這次重。前兩次，一次在山東，一次在徐州。只是傷了一點皮，那一次，在徐州，這里，一點兒。」

他說到這里，用左手指着右耳門上的一塊傷疤，側首看看老人。

「擦破一點皮，我還不知道，只顧向日本鬼子放槍。我爬在田溝裏，對準一個日本鬼子打了三槍，那鬼子不動了。鬼子退走了，我們衝出去，追鬼子。我們搜日本鬼子的尸身，呵呀，血滴到手上來了，我以爲是雨點，一看却是紅的。旁的弟兄提醒我，我纔知道

自己傷了。」

老人江振聲聽他說到這里，不禁動容，注神地聽他說。

「傷不久，就好了。還是打。打了多少次，記不清了。有時打勝仗，有時向後退。」

他斷續地說到三年中的經過，說得很簡單，常常添一句，補兩句，老人江振聲聽了却很了解。老人想向他問到自己的兒子，但他只一味注意着自己的敘述，不斷向下說。「越越不怕，越會打，我前後打死了四五個日本鬼子。」

看見老人點頭，他向下說道：

「這一次，傷重了，一個砲彈，炸傷了腿，傷了右手。」他一面說，一面用左手指示。「不省人事，在田里睡了一天，餓了兩天，救下來了，在醫院裏，開刀，眞痛。」

他敘述醫治的經過，引起老人無限的同情。

「現在，沒有什麼了。在醫院裏住了幾個月，算是好了。我還想去殺死幾個日本鬼子，纔能報這個仇。醫生說要休養。我回來了。傷了，不算吃虧。我打死了四五個日本鬼子，不算吃虧。」

他說到這里，沉默着看老人，看見老人沉思地點頭，他感到滿足。

老人垂下頭，又忽然抬起來，向黃玉章問道。

「十團裏的江連長現在那裏？」

「江連長，」黃玉章驚訝地愣住，好久，纔添上一句，「大少爺嗎？」

「是的，」老人興奮地關切地說：「他後來升了營長，他？」老人看着黃玉章的臉。

「他？」黃玉章愣住，說了好久，纔說出：「江營長，他……」

他說不下去，痛苦地看着老人，老人急切地看着他。

「還在我這次受傷以前，他，江營長，他……」

黃玉章不能，也不敢再向下說，兩人無言地相對着，兩人的心都跳動得急遽，都感覺到沉悶的壓迫，都想說出什麼，却不知說什麼是好。

老人很激動，全身微微發抖。終於他用顫抖的聲音，破沉默，說道：

「你說，說實話，不要緊，不要緊，你說。」

黃玉章却還是看着他，很受感動，呼吸急促，想說什麼。

「你說，是不是他不在了？不在了？」他這麼問，卻盼望黃玉章搖頭說不是。

「是的，在我受傷之前，」黃玉章困難地吞吞吐吐地說：「他，砲彈，傷了，不在了。」

老人聽到這話，受了遽烈的驚震，一陣悲酸傷慟的情緒襲擊了他整個的身心，他不能壓制他的情感，淚在眼眶裏轉動，他幾乎要放聲哭起來。

他的兒子不在了，他心愛的日日在橋頭盼望的兒子不在了，他頓然覺得失去了一切，失去了生命的寄託，失去了生命的意義，彷彿他自己也不存在了，他侵沉在深深的悲哀

裏，心中有無限的痛楚。

同時他幻像地覺得他的兒子並未死，他面前的傷兵，不是黃玉章，卻正是他的愛子。但立刻，便又明白了自己的幻想，對於黃玉章更加着憐憫的同情，同時對於自己更感到辛楚的身世的悲哀。

他用手拭去眼裏的淚，麻木地精神渙散地轉過身，扶着石柱，呆呆地看着無語的流水，水上無語的橋影，茫然地覺得天地和他只合成一個純靜的痛苦。

黃玉章看他好久，默然地站立起來，起意好久，纔記出：「江二爺，我走了。」

老人江振聲忘神於自己的慘痛的悲傷，不動地瞪視着面前。

黃玉章踏着很長的影子從橋上過去了。

老人從忘形中恢復過來，轉身發覺傷兵已不在橋上了，他目送傷兵踏着艱重的步子向前走去，不禁油然發生惻隱的柔情。他大聲呼喚：

「黃玉章，黃玉章，你回來。」

傷兵轉身向回走。老人取出兩張五元鈔票，待他走近，遞給他，黃玉章驚喜地推辭，老人江振聲嚴正地向他說：

「接着，拿回去養傷，爲國家，受了傷，好漢！有困難，來找我，拿去。」

黃玉章接了錢，道了謝，又遲緩地吃力地走去。

老人江振聲看他走去，心裏非常感動，默語着，「國家的可憐的好孩子！」

他又想起自己的兒子！如舊的一陣悲酸傷痛的情緒又來襲擊他，他壓制不住自己的悲哀，眼淚順腮流下來了。兒子，老妻，媳婦，自己的暮年，孫兒，許多事頓然湧上他的心頭，他感覺到無可奈何的痲木的煩惱和沉痛。

黃玉章走遠了。

老人江振聲猛然想起了一件事，又大聲呼喚：

「黃玉章，你回來，你站住，你站住！」

傷兵站住了，看見老人江振聲向他走去，又慢慢向回走。他在非常激動的老人面前站住，用驚異的目光看着老人。

「黃玉章，你，你，」老人用打顫的聲音說，激動地中斷了。

傷兵驚訝地看着老人變了神色的臉。

老人努力壓制住自己情緒的激動，用顫抖的聲音說道：

「你看到別人，別人要問到江營長，你聽我的話，你不要說他不在了，你不要說他不在了，你說，……」老人的眼淚掉了下來。「你說，他受了傷，說他傷好了，說他在打仗，不要說他不在了！」

黃玉章點頭。沉默了一會，老人又說：

「我的女人和媳婦要問你，你就說，江營長說的，打仗忙，沒有工夫寫信，打完了仗，打退了日本鬼子，他就回來。」

老人沉默着，低下頭。黄玉章走去了。待他走了二三十步，老人又叮嚀他：

「不要說他不在了！」

一陣悲痛襲上老人的心頭，他的淚又流出來。他回到橋上看着迢迢的彎曲地隱入山下樹間的道路。天色臨近薄暮，他仰望這山頂上的秋空倘有落日的斜暉，他默默自語：「但他不在了，不在了，有了他，有了黄玉章，有了他們，國家得救了，……他不在了。」

他痲木地茫然看着遠山，看河岸，看橋下的水，直到一切在蒼茫中模糊起來，一彎新月斜掛在西方的天空。他更感覺到一種悲哀的，痛苦的，寂寞的人生情緒。

他的孫兒遠遠地喚他。他慢慢走開石橋，想起了數十年前的情形，一切宛如昨日，彷彿喚他的還是他的兒子。

一九四〇年，十月，上旬。

進城

汽車到城站時是上午三時。李太太下了車，提着一個小包，叫了一輛人力車，高興地坐上，往臨江門附近弟弟的住處去。

李太太好久沒有進城，這次進城來，是想爲自己和小孩們添置一點夏季服裝，這是可有可無的。此外，她在鄉裏過久了，想進城玩玩，看看電影，吃點冰，調濟一下鄉居生活的單調，她在車上想到馬上便要開始過一點都市生活，心裏覺得滿意。

李太太有二十七歲，結婚七年，養了三個孩子，身材還苗條，面貌還顯得年輕美麗。她的生活雖有點嬌奢的習氣，然而她卻富於情感，待人好，她並不看重金錢，但在物價高漲後，她覺得錢顯得不夠用了，不得不在好些方面比從前緊縮一點。

李太太到弟弟陳大文的住處時，他剛好在樓下打過電話。他高興地向姊姊說：

「剛剛打了電話給立玉大哥。」

立玉大哥是他的姊夫。李太太連忙接着問：「怎樣說的？」

陳大文說：「掛電話的時候，他說馬上就出門，馬上就要到。」

他吩咐用人打洗臉水，歡笑地和姊姊說着公路車的情形和城內鄉下的天氣和菜蔬。

李太太洗着臉，說：「鄉下不像城裏這樣氣悶，城裏好玩，我想進城，又怕進城。」

她的意思是要說怕城裏有警報與空襲。

陳大文說：「城裏還好玩，住在鄉下，不妨來玩玩的。」

李太太說：「是啊，不是接你們信說順便看舞蹈，我是打算後天星期六來的。」

陳大文說：「立玉大哥把票都定了。」

李太太愉快地和弟弟談着舞蹈的節目與表演人，又說到明天的電影。李太太感覺到偶而進城玩玩的濃厚興趣，很是滿意。

李立玉精神充足地進來了。他向李太太問到鄉下家裏的情形。李太太說小孩們的事情都交託了婆婆，妹妹，奶媽。

李先生一面站起，一面說：「我們到冠生園去吃點冰吧。」他看了看錶，又說，「纔四點多鐘，吃點冰。休息一會。或者就隨便吃一頓飯，去看舞蹈。定的是前面當中的位子。」

李太太微笑着站起時，李先生向陳大文說：「你去邀王小姐。我們在冠生園等你們。快點來。」

李先生和李太太在大門外同陳大文分了手，順着人行道向城中心走去，談着家裏和鄉下的飲食情形，以及兩方面朋友們的近況。」

在一個路口轉彎時，李太太詫異地向着李先生說：

「這個商場炸壞了！不然，我順便在這里看點料子多麼好，幾個月不進城，什麼都變了。」

李先生說：「還有別家。明天早上再去看。早上又不熱。又沒有警報。還有別家。好料子還有的是。」

李太太抬頭看了一下屋子震毀的情形，惋惜地向丈夫說：「多可惜呵！炸了多少好東西。」

李先生說：「好東西一有警報就搬走了。」

他們過了街。李太太在一家皮鞋店玻璃窗外停住，看了看窗台裏所陳列的皮鞋樣式，她向丈夫指着說：「當中那一雙黃的、在黑男鞋旁邊的，那一雙的樣子還好看。」他又指另一雙說：「那一雙淡藍色的也不壞。那一雙淺口黑的也還好看。」

她的頭微微向前伸了一下，注視鞋上的標價。他說：「這種樣式的鞋又漲三十塊一雙了。」

李先生稍微思索了一下，說：「你進去試一雙？」

李太太向李先生的臉上看了一下，明白了李先生是願意她購選一雙，但她覺得價錢貴了一點，不想買。李先生明白了夫人的意思，說：「要中意就買一雙。價錢只會漲不會跌的。這次我又分得了，……」

李太太打斷他說：「先儘別的買吧。」

夫婦倆慢慢向前走，看着兩邊鋪子裏陳列的各種物品。看看馬路上來往衆多的人，看看兩旁店舖，這便是都市生活的一種形式，這便是調劑鄉村生活單調的所謂鬧熱。李太太沒有明白地這麼承認，却這麼感覺到。

進冠生園的大門時，她心裏稍微明顯地覺得她開始在調劑鄉居單調的冷靜生活。

他們在樓下大廳靠邊的一張台子前坐下，李先生恐怕太太餓，陪她先吃了冰牛乳和點心。

李太太最先看見陳大文和王小姐站在當中向四周觀望，便站起身來，向他們招手，看他們走到自己的台子前。

陳大文向茶房吩咐了要吃的東西。

王小姐二十二歲，滿臉是青春活潑快樂的表情。她一面用稻管吸着橘子水，一面和李太太談着城裏有什麼時新衣料，絲襪和香港的時新樣式。李太太並不像數年前那樣十分愛好這些事情，却還是注意。

陳大文說到節約儲蓄，向李太太說：

「二姊，你買兩百塊錢節約儲蓄券吧。」

李太太說，「我不想買。」

陳大文說：「那末一百塊錢的。可以中獎，還有利息。」

李太太說：「我不想發天上掉下來的財。我不想這點利息。你怎麼這樣熱心？」

陳大文說：「我不過是推銷罷了。也是別人託我推銷。多少能夠推銷一點，面子好看一點。」

李太太笑着說：「我買二十塊錢的。給你推銷一點，送你一點面子。」她的話引起大都發笑。

陳大文說：「二十塊錢太少了。買節約儲蓄劵，不比募捐，這個錢還是你的。」

李太太說：「這我曉得。面子的事情還有價錢？」

陳大文說：「推銷，其實是勸儲，數目多一點，自然是面子大一點。」他話未說完，他自己先笑起來。

這時外邊的一陣騷動驚慌的空氣從門口傳到大廳的當中，立刻便由當中輻射到四面八方。一個茶房帶着勉强的鎮靜走到他們的台子前，說：

「外邊放預行警報了。」

李太太聽到這話，心裏跳動了一下，她看見李先生壓制着自己的慌張，鎮定而迅速地向茶房說：

「算賬。」他又轉過頭來向太太說：「不要慌。」

他們出門時，街上的行人已紛紛在走動，顯出慌張匆忙的神情了。他們已不再談節約儲蓄券，只說着防空洞與躲避的事情。

李太太說：「不是你們說晚上不會有空襲嗎？」

李先生說：「今天這個時候還會來？怕只是擾亂。」

李太太向陳大文說：「你們的防空洞好不好？」

陳大文說：「很好，很安全。五百磅的受得住。這里附近有一個大隧道，頂安全，頂好，就是太氣悶。」

王小姐說：「躲的人是很多的。我去年躲過一次，吃過不少苦頭，現在我總是躲私人的洞子。」

李太太說：「我們到你們的洞子裏去。快點。」

看見街上來往的人走得快，李太太的步子也加快了。李先生向兩旁看了一下，說：「早得很。還沒有放空襲警報。來得及，來得及。」

一路上他們沒有說什麼，走到陳大文的住處時，正好是放空襲警報。李太太的情緒緊張了起來，同時剛纔入口的冰涼的橘子水化爲熱汗流出毛孔了。

陳大文進屋取手提箱，李太太跟王小姐先進了防空洞。王小姐說：「居然來了！定是擾亂的。」

洞裏比外邊涼。李太太坐定，身上汗還未乾，緊急警報的電笛聲便傳來了，李太太驚慌地屏聲地坐着。

不久之後，李太太緊張地聽到沉悶的飛機聲和震動的轟炸聲。隨着每次轟炸聲，有一陣風竄進洞來。

李太太看着洞口的光線變黑暗，不再聽到洞外任何聲音，有點不耐煩了。她問李先生，「快解除了吧？」

李先生走到洞口，又走回來，說：「還沒有。」

不久又聽到第二批敵機的聲音，炸彈聲也隨着來到。有兩次炸彈好像落在洞口五尺的地方，空氣劇烈震動，李太太驚惶恐懼，似乎差一點兒便震傷了。

一切又平靜了。李太太焦急着，但警報並未解除。李先生說：「到洞口去換換氣吧。」她跟李先生走到洞口。暢快地舒了氣，看見月光，看見火光。看了看手錶，她憤恨而惋惜地說：「日本鬼子該死該死！晚飯還沒有吃。舞蹈怕是看不成了。」

她盼望立刻便可解除，但又聽到了飛機聲，她連忙拉着丈夫胛臂進到洞裏面，不安地忍受着。

警報解除時已經十點多鐘了。李太太回到弟弟的住處，聽到人說什麼地方中了彈，什麼地方失火。

城市的夜晚生活在防空洞裏過去了，李太太肚子有點餓。却未能吃到一頓如意的夜飯。她很氣悶，又很疲倦，同時又憤恨疲倦的代價不是快樂而是驚慌，她有點懊恨不該進城來了。

陳大文送王小姐回家，回來時，向李太太說較場口附近的大隧道裏悶死了人，李太太心裏發生了哀憐的同情，這一夜李太太覺得很不舒服。

第二天清早，王小姐如約來陪李太太上街買東西，李太太的興趣却已經減少了。李先生和陳大文陪她們出去吃回教館的早點。

他們談着隧道裏悶死人的事，在路上遇到的朋友也同他們說到這個。他們走到了出事的地方的附近。李先生想順便看一下慘況，李太太心軟，不敢看，却又有幾分同情的好奇心，便勉強地跟他們去看一下。

看見了馬路旁的尸體和薄木棺材，她很感動，忽然又看見了一個尸堆：這情況的悽慘可怖和一種人類偉大的同情激動了她的心，她感動得全身微微發抖，幾乎要落淚。

她連忙轉過身，催李先生走開。這裡從未聽過從未見過的慘況使她的心情受了巨大的震動，她覺得生死太不可測，在民族生死鬥爭中，沒有什麼值得貪圖了。

她一路上說着極情感的惻隱的話，吃早點時，她不能安心吃。她的激動與同情更感動了李先生。在慈悲的心情之下，她還想到自己的安全。

王小姐提起陪她買東西，她買東西的興致沒有了。她說：

「我要回鄉下去了。我馬上就去搭車。」

我們勸留她，她只是堅持要回去。她激動地說：

「我想不到是這樣的！我心裏難過得很。我多買一件衣料有什麼用？立玉，這兩百塊錢，一百捐給死難的家屬，一百捐給國家買飛機，這個仇我們要向日本鬼子報！你一定替我把錢捐出去。我用不着在城裏受驚。」她從小提包裏拿出兩張一百圓鈔票交給了丈夫。

李先生還想留她，她卻說：

「立玉，你送我到車站去買票，王小姐，你有空下鄉去玩玩，一定去。」

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

江頭

范壽芝走在兒子的旁邊，指着對面的橘林，說：「你看，今年橘柑結的這麼多，値多少錢！」

他的語氣中含着濃厚的惋惜之情，眼光親切地看着橘林，茂密枝葉間點綴着繁星般的黃點兒。

范正群轉過頭看了看父親所指的橘林，照常的說出兩句氣憤的話，結語是「只怪那個王營長！」

父子倆有時在家裏坐久了，沒有客人去談天，便到江邊上來散步。他們有時從場上走到江邊的碼頭，有時只走到橘林的附近。

場距碼頭約有一里多路，碼頭上有幾座賣茶的小棚子。從碼頭到場上去，必得經過他們散步的這條道路和范壽芝所指的橘林的旁邊。

這時候，下遊的江面上有一艘輪船遠遠地駛來。在碼頭上停泊着十來艘木船和接送旅客上下輪船和渡江的划子。

有兩個旅客帶着行李從他們身邊向碼頭上走去，其中的一個認識范壽芝，和他招呼了一句。在這裏散步，他們常常遇見上下輪船的客人，有時還有一二相識的人。

父子倆的散步，有時是慢步行走，有時是停頓着徘徊。范壽芝指示過橘林之後，便站住看那可愛的橘林。同時他心中又念及那可恨的王營長。

范正祥知道，那個王營長在這里駐防的時候，這塊橘林和週圍的土地被王營長看中意了。

王營長曾經派何副官來向他父親說過要買這塊地的意思，希望范壽芝能夠同意；王營長要在這里開設一個旅館，將來這里成了火車站與輪船碼頭的交接點，生意一定興隆，最好是范壽芝拿出這塊地皮，做股東；范壽芝明白最好是奉送王營長。但范壽芝卻沒有同意，何副官很不高興，幾乎要罵范壽芝。

范壽芝念及可恨的王營長時，卻想起這更可恨的何副官。他向兒子說：

「你總是說王營長不好，頂壞的還是何副官。」

范正祥疑問地看父親的神色。父親說：

「不是何副官在裏面做壞，什麼事都沒有的。」

何副官忿怒地和他父親分別之後不久，范正祥因為什麼案件的牽涉，在學校裏被捕了。這件事使范壽芝憂慮焦急了一番，傳說的案情之嚴重使他非常驚恐，他在各方面託人探聽消息，託人設法。正在他感到困難的時候，有人來說何副官有辦法營救他的兒子，他於是專誠去找何副官，請他吃飯。

何副官應許了幫忙。過了幾天何副官來說，頭緒是打聽到了，但總得有錢纔好辦事。范壽芝手頭卻沒有多錢。何副官向他提議出賣江邊的地皮和橘林。他不得不接受，賣給誰呢？何副官說最好是廉價出售給王營長。這件事由何副官一手做成了，范壽芝沒有收到售價的全數，還送了何副官一筆佣金。事後他又將錢交給了何副官請王營長出名具保，不久范正湃便被釋了。後來范壽芝聽說這全是何副官設下的圈套，心裏是十分氣恨憤怒。

范正湃每次提到這件事，心裏除了憤恨之外，還有一種不安的感覺：這件事多少是因為他纔會發生的。他懷恨，但他對於王營長和何副官的懷恨不如他父親的那樣深；他愛惜，但他對於江邊地皮與橘林的愛惜之情不如他父親的那濃濃。

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熱情青年，是滿腔的希望，滿腹的理思。他還在讀大學，腦子裏裝了一些書本的知識。范壽芝是一個五十來歲的人了，生活的各方面都有了固定的習慣，他愛兒子，他也愛財產。他惋惜江邊這塊肥沃的土地那麼容易就落到他人的手中，而今不但土地價格提高，且眼看着橘柑成熟時，價格不會比十塊錢一百還低，可是這樣大的利益卻也落在別人手中了。他默語着，「一個得了地！一個得了錢！」他憤怒地看着綠葉間成千成萬的黃金點子，他心中充滿着收回這塊地皮的切望。

有一個軍官從范壽芝身旁走過，手提着一個沉重的布包，向他看了一眼。他走了過去，卻還聽見他的獨語，「下船快到了。」

果然輪船駛近了，烟囪裏冒出一縷濃黑的煤烟。碼頭上已經有人向划子上在搬行李，父子倆可以微微聽到那里的話聲了。范壽芝停步看碼頭上以及茶棚子門前的活動，那里趕船的人並不多；在茶棚裏的顧客多是木船上的人，停泊在江邊的木船的尖長檣桅向灰色的天空矗立着。

輪船漸漸接近碼頭了，可以聽到機器聲與水聲，可以看見船後的波浪了。范正祥還有愛看熱鬧的閑情，讓他父親停留在上邊，他自己卻慢慢向前走，順着斜頗的江岸，向碼頭上慢慢走去。

輪船距碼頭還有一里多路，碼頭上的划子便已向江中划去。范正祥注意地看着划子在江面上蕩動着。他沒有走到茶棚子那里便停住了，這樣他可以居高臨下地更清楚地看見江面上的活動。

輪船駛慢了，兩隻送客的木划子和兩隻空划子顛顛跛跛地靠上了輪船。范正祥清楚地看見上船的和下船的客人們的匆忙與緊張。不久，幾隻划子離開了，只賸下一隻靠在輪船的旁邊，還有一個人正從輪船上向划子上在下降，他不匆忙，卻下得很慢，在划子上有一個人扶助他。划子還未離開，輪船又開駛了，划子隨輪船走了一段，纔在起伏的江波上顛蕩地與輪船隔開，向江邊划來。

范正祥看輪船在平靜的江面上喘着駛去，煙囪裏又冒出一縷黑烟。他回頭看見父親站

在那里，似乎是看江景。江面上的划子已經在攏岸了，旅客先後下了划子，提着行李從他身邊走過，往場上去了。

熱鬧了一番的碼頭又冷靜了。最後攏岸的一隻划子只載了兩個兵，一個先下了划子；另一個很費力地站立起來，他沒有立即下划子。先下划子的那個兵把划子向岸上拖了一下；划子的底在岸邊擱穩了，然後他伸出手臂扶助另一個兵緩緩地走下來。

這兩個兵沒有向坡上走來，在江邊站立了一會，便走進一個茶棚裏去了。范正祥的目光閑惰地隨他們進了茶棚，他的脚步也不知不覺地向茶棚那里走去。

走到近處，他看見他們當中有一個倚在桌上，髮鬚長得好久未薙了。另一個在和茶棚裏的人談話。范正祥在茶棚的門前停住了，他看見那個倚在桌上的兵帶着病容，那個說話的兵卻顯得焦急。范正祥聽出他的話是本縣人的聲音。他說：

「我去找。他在這里坐一會。我就來。」

他向面帶病容的那一個兵低聲說了幾句，便拔脚走出茶棚。茶棚的老闆說：「怕太遲了，難得找。」但他頭也未回，要跑着向坡上去了。

這些簡單的事情引起了范正祥的注意。他的目光和那個有病容的兵士的目光相遇了。

茶棚老闆看見范正祥的面情，笑着向他說：「這位當弟兄的這時候還要赶回小山場，那麼遠。要找滑竿，今天不趕場，多難找呵。」

范正祥沒有說什麼，只把頭點了兩下。那個兵聽見茶棚老闆這麼說，便用疲倦的聲音與希望的語氣說，今天一定要趕回小山場，他病了好多天，在外邊就擱了許多日子，在旅店裏在旅途上吃了許多苦，他實在是怕再宿旅店了，他的身體不好，吃不下旅店生活的苦，只希望能到小山場，就可以安心休養了，他希望那個到場上去了的兵能找來一個滑竿。他說得很慢，說話時，他的目光也緩慢地在范正祥與茶棚老闆的臉上輪流移動。

范正祥和茶棚老闆都在面色上顯出了幾分惻隱之情，注意地聽他說。范正祥仔細地看出他的面色是很瘦很蒼白，氣力顯得不夠。

他看見他們聽他說，便用出他疲倦身體上所有的氣力，慢慢地又說道：「出院許多天了，病不能一下就好的，還要休養，要休養才得好。病眞苦。」

茶棚老闆問他是生了什麼病。

他說，病是後來生的，在生病之前是受了傷，受了槍彈傷。「不是連裏的弟兄搶救下來，早就不在了，早就不在了。」他臉上露出一抹笑容，好像是慶幸他還保全了他的生命。

茶棚老闆問他是傷了什麼地方，范正祥也顯出他的關心。他說他是那次在汨羅附近的火線上受了傷，一顆子彈打在他的腰上，一顆子彈打在他的腿上。他先還不知道自己受了傷，過了一會，纔覺得自己的脚上發溼，好像是脚在淖泥裏走。這時他纔知道自己的血流

下來了，他受了傷，一陣遽痛之後，他就倒了，不省人事。後來，在野戰醫院裏，他知道他是被運裏的弟兄搶救下來的。他在野戰醫院裏施了手術，後來又送到後方醫院，住了幾個月，開刀取了彈的地方纔算長復元了。可是他又害了病，身體弱，病好了又發作。這次他是回家休養。

他沒有說完，看見那個去找滑竿的兵從坡上遠遠跑來，便抬起眼睛期待地望他。他沒有興致再說下去，然而他所說的已經感動了范正辭，報紙上千萬人的死傷的記載還沒有一個傷兵的自述這樣地感動他，他同情地看着他的疲乏的臉。

那個兵跑來了，喘着氣說：「找不到。不趕場，沒有回小山場的滑竿。太遠了，沒有人去。」

那個受傷的兵聽他說完，用失望的目光在茶館老闆與范正辭的臉上掃了一下，這目光的一掃更煽燃了范正辭的同情。

范正辭想到了他參與募捐慰勞傷兵的活動，他覺他替這個兵幫忙，也是很有意義的。他問：

「你走動走不動？你走動，跟我上去，我替你找。」

那個受傷的兵起身試了一試，看看外面的天色，說：「不早了。」他很想跟范正辭走去，可是覺得很吃力，他動了一步，又止住了。這艱難無力的樣子激動了范正辭的熱情。

他樂意地向他說：「我去替你找。你等一下。」
另一個兵感激地說：「我們連長眞的感謝你先生。」
范正祥知道他是連長。他出了茶棚，懷着溫暖的同情，向坡上快步走去，不意迎見了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在上面看他好久不出棚子，便慢慢向下面走來，離棚子很近。他看見兒子，問道：
「是回去嗎？」
「不是，」范正祥匆匆地回答，「我去找滑竿。」
「滑竿？」范壽芝站住了。
「馬上還回來。找滑竿抬那個連長。」
范壽芝又問：「什麼連長？」
范正祥邊走邊說：「一個打日本鬼子受傷的連長，要回小山場，找不到滑竿，我去想辦法。」
范壽芝看兒子從身旁向上走去，不高興地說。
「什麼連長？你眞是多事！好多事！」
他心裏有點怪兒子這麼輕易地就把父親一個人丟下了。他回頭看見兒子已經走遠了。

站在茶棚門口的那個兵向茶棚老闆說：

「這個先生眞是好心。在船上也遇見一個好心的，還是一個學生，把位子讓給連長坐。」

范壽芝聽到他的話聲，索性向前走了幾步，走到茶棚的門口，他向茶棚裏面看了一下，一個兵站在門內，和茶棚老闆談話，另一個兵倚在桌上，面色很憔悴，鬍鬚很長，用疲倦的目光看他。

范壽芝覺得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個兵，卻想不起來了。他對茶棚裏看看，又在那個兵的臉上端相了一下，心裏在怪兒子多事。

他轉身要走，那個傷兵用遲疑的口氣向門外說：

「可是范壽芝先生？多年不見了。」

范壽芝轉過頭來，詫異地思索着這人是誰。

「我是何子榮，受傷治好了，回家休養。」

范壽芝立即想起了他是誰，同時心裏起了深刻的厭惡情緒，他心裏說，「今天又見到你這個可恨的何副官！活該！什麼連長，就是你！」

然而他卻壓制着自己的不愉快，勉强地哼了幾聲，算是回話。他轉過頭，立刻心中起了很大的憤恨，同時他對於愛好多事的兒子有了怒氣。他非常不高興兒子替自己的仇人效

勢。他立意要阻止兒子的多事，他想止住兒子，但兒子已經快到場上了。於是他快步地向坡上走去，要去打消兒子的意思。

他是想走得很快，但他心中激蕩着他對於何連長的仇恨，同時又計算如何教訓兒子的話，反而步子走慢了。他看着面前的橘林，看見綠葉間萬千黃金的點子，他對橘林的惋惜，對仇人的恨都頓然燃燒起來了。但想到他的兒子，他的怒氣加强，漸漸地對仇人的恨也發轉為對兒子的怒了。

范壽芝剛剛到場外，他的兒子正匆忙地出了場要回江邊。他憤怒地劈頭向兒子說：

「你眞多事！什麽連長！是何副官！」

「是何副官？就是他？」范正祥停住了脚步，詫異着。

范壽芝責備着兒子，「你這樣沒有血氣，你替何副官跑路，沒有想想你老子丟過多大面子，還有橘柑林子！」他指着下邊的橘林。

抬滑竿的人在范正祥的身後站住了。

「呵——」范正祥沒有主意地向父親看了一會。

范壽芝命令地說：「你還不回去！」

范正祥的面色發紅了，顯然失了主張。但不久，他便壓制住自己的喘息與激動，和氣地向父親說：

「現在，他是爲國家打日本鬼子受了傷。」

范壽芝說：「這樣人，受傷，關你什麼事？你回去！」

范正祥的精神提起了一點，說：

「但現在，他打日本鬼子，受了傷，有病；我不過是替他找滑竿，這無論對誰……」

他看見父親發怒的樣子，沒有說下去。稍停又說：「無論對誰，你都會寬大的，不算舊賬。」

好像是逃避父親的怒火，范正祥帶着滑竿向坡下匆匆走去。

范壽芝無言地看着兒子的背影和橘林，在怒色中顯出心中思緒的激動。

三十一年，一月作。

仇

伍太太新近從長沙來到重慶鄉下，我見過一次，隨便談了幾句。伍太太在第三次長沙會戰時身臨境地，戰場離她的住處只隔一個山頭，她聽到我敵雙方的砲聲，還聽到看見許多驚人的事件。第三次長沙會戰已經過去半年以上，伍太太提到當時的見聞，猶在旅途的疲倦中帶着驚心動魄的神色，我彷彿在她的簡短敍述中看見了鄉野萬家奔走號哭的慘況和震天動地的砲火。

中午，我在路上碰見伍先生，他搖着扇子，向我說：「你喜歡聽故事，你來聽，她有許多第三次長沙會戰時候的故事，你回頭來聽。」

我說：「好的，好的，我一定去聽你太太講。」

晚上，天氣悶熱，我和幾個朋友在樓廊上談天，朋友走去後，我想起去聽伍太太講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故事，但時候已經不早，恐怕他們已經休息，然而我還是去了。

我順着斜顛的石級慢慢走上去。山上的樹木沒有一點聲響，只聽見草裏唧唧的蟲聲。滿天是閃爍的星星，山坡的草上有輕飄的螢火。我走近屋子時，聽到簷前美人蕉旁有人談話聲，我把脚步放得更慢，傾耳諦聽，那果然就是伍太太的話聲。

她用長沙話在說：

「……那幾個日本兵，還要教這個女子的丈夫在旁邊看，看了還要教他笑，他不笑就打他。日本兵野蠻的很咯，他們還會講中國話。」

杜先生的聲音說：「蠻野殘忍極了。」

伍太太的聲音說：「日本兵簡直和畜牲差不多。許許多多女子跳河跳井自殺了。老的少的都有。」

這時候，我已經走到他們那里，打斷了他們的談話。我拿了一把椅子在旁邊坐下。這個故事的前後我沒有聽到，想問一問原委。李先生卻先問道：

「你三伯的馬褂怎麼給你四伯穿回家呢？」

我知道李先生也是從故事的當中聽起的了。

杜先生說：「這個你以後再問吧。讓伍太太講點別的。伍太太，請你再講點別的有趣的」。

我不好再問原委了，只得坐着靜聽，同時心裏對日本兵感到一種仇恨。聽故事的一共有六個人，我在星光下辨別出來了他們是誰。他們偶而用扇子撲撲脚上的蚊子；有的在吸烟時烟頭上的火光把他的面孔照亮，照見面上仇恨的神色。

伍太太坐在靠背籐椅上，也偶而揮扇撲蚊子。

她說：「我講一個捉鬼的事情吧。」

曾鑑傑說：「是的，捉鬼一定有趣。」
李先生說：「戰場上的寃鬼太多了。捉不完啦。」
伍太太說：「不是那個。」
李先生又說：「許多跳河跳井的也是寃鬼啊。」
伍太太說：「不是那個。」
李先生不再說了。於是伍太太說：
「那次會戰，日本打敗了，全軍退却，許多日本鬼子沒有跑走，有的被老百姓活捉，有的被老百姓打死了。」
李先生說：「湖南老百姓眞强悍。打死得好！」
伍太太說：「是喏。一共三次會戰，老百姓都出了不少力。老百姓死了不少，老百姓也殺死不少日本鬼子。日本兵撤退了，有許多日本鬼子在山裏活活餓死了。」
伍太太稍停，轉頭向伍先生說：「我們鄉下東邊那個村子你去的喏。有閣樓那一家姓柳的，你記得？」
伍先生說：「我記得。」
伍太太笑了一下，說：「就是在那家了。」
她的話彷彿只是說給伍先生聽的，但我們聽着也覺得是對我們說的。我甚至在幻想中

看見了她所說的這個有閣樓的柳家。

伍太太說：「就是那家出鬼了。那家的人被日本兵殺死了兩個，還有一個是在路上被流彈打死的。那個村子上死了十多個人。

「日本軍隊退走了，老百姓都回家了。人回來了，牛回來了，貓和狗回來了。家家有損失，損失人，損失財產。打過仗的地方，比荒廟還更荒涼。村子上的人回了家，費了許多事，把房補補，屋蓋蓋，又照常過日子了。不過是比從前更苦了。

「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更壞了。柳家的人還是照常過日子，過得很儉省，第一天賸下的菜飯都留着第二天吃。

「有一天夜裏，他家的賸飯沒有了。他家以為是貓吃了。但是後來，一有賸飯，到第二天早晨便不見了。每次都是如此，他家的人覺得奇怪。有的說是貓吃的，有的說是狗吃的，他家的老太婆却說是鬼吃的。他家死了人，老太婆便以為自家的鬼來家吃飯。柳家燒了香，煮了飯，放了一碗在院子裏，祭鬼。還有菜。但第二天早上菜飯都不見了。他家以為眞是有鬼了。

「後來，賸的菜飯還是到第二天就不見了。他們半信半疑的，不知道究竟是貓吃的，還是鬼吃的。他家再有賸飯便放在鉢子裏，蓋上蓋子，壓上石頭，以為貓狗和鬼都是搬不動的。

「可是屜上石頭也沒有用。第二天早上查看的時候，鉢子裏的臘飯還是吃掉了。

「這樣的不只一次。老太婆怕鬼，不敢看。可是有一天，老太婆夜裏起來，看見院子裏有一個黑影子，老太婆嚇得全身打顫，動也不敢動。

「她爬在窗上看，看見那個黑影子到廚房裏去了。走路一點聲音也沒有。老太婆想一定是鬼！

「老太婆看了半天，聽了半天，沒有一點動靜。她嚇得路也走不動了。」

「過了一會，那個黑影子又從廚房裏出來了，走路又輕又慢，活像是鬼。老太婆看他走到閣樓那里，便不見了，沒有動靜了。老太婆嚇慌了！她以爲眞是鬼了。」

李先生說：「這不是鬼是什麼？」

伍太太說：「這不是鬼。是一個日本鬼子。他躲在柳家的閣樓上，沒有一個人知道。誰也不知道這個日本鬼子在閣樓上做什麼夢。

「第二天，老太婆看臘飯，臘飯沒有了。她向人說這事，許多人不相信。她邀人看鬼，沒有人敢看。最後，她邀了兩個年紀大的，晚上一同看鬼。

「到了夜間，沒有動靜，他們以爲鬼不會來了。但不久，在下半夜，一點聲音也沒有的時候，鬼來了，鬼走路沒有一點聲音。看鬼的人也嚇呆了。

「鬼走進了廚房。過了一會，鬼又走出來，回到閣樓那里，便沒有動靜，不見了。

「他們還不以爲這是人，疑心是鬼。他們決定第二天捉鬼，但是這天夜晚，他們却嚇得不輕。

「第二天夜晚，他們找了幾個八字好的，胆子大的，布置好了捉鬼。

「夜晚，他們全埋伏在廚房裏。

「到了下半夜，鬼眞來了。他們嚇得[illegible]顫，後來他們說，他們沒有一個敢上去，都想跑，又跑不脫，只有用手蒙眼。他們當中有一個胆子大一點的，要大家不要怕，在鬼撥鉢子上的石頭的時候，他先走出去。

「別人看見他先走出去，也提起了胆量，不顧死活，跟上去捉鬼。後來他們說，那時候眞是拚命捉鬼。

「他們人多胆子大，一擁而上，把鬼捉住了。

「這個鬼當然不是鬼了，可是他瘦得眞像鬼。他的眼睛凹下去，腮凹下去，全身只賸了幾根骨頭。他的手臂瘦得好像細竹竿。」

李先生說：「他還搬得動石頭，眞奇怪了。」

伍太太說：「眞是奇怪。石頭當然不是太大的。他會講中國話。別人問他，他說他是藏在閣樓上，這樣地藏了幾個月，眞是不容易。他瘦得眞不像人樣子。

「他們審問他，他說自己是日本人，第三次長沙會戰失敗退卻時他迷了路，沒有地方

逃，他便躲到閣樓上來了。他想逃，但他白天不敢出來，晚上也認不識方向，他就這樣在閣樓上住了幾天。日子越久，他越不敢出來了，只是夜晚下來偷點東西吃。他說他怕中國人打死他。」

李先生說：「其實中國人不打死他，他也應當自殺。日本兵不是講武士道的嗎？」

伍太太說：「日本兵也是人，也貪生呵。」

李先生問：「他們打他沒有？」

伍太太說：「沒有打。難道他們不恨他嗎？不是的。當地的老百姓都有仇恨在心，看見了日本兵是不客氣的。不過，他說，他並不願當兵來中國打仗，他捨不得家，提到家，他就淌眼水。他說，他們如不殺死他，他一定要在中國做一個好人。他們看見他那可憐的樣子，當然不忍打他了。他已經不是日本兵了。對一個這樣可憐的日本人復仇，並沒有什麼榮耀。他們把這個日本人由村上送到區公所，送到縣政府去了。等我們打倒了日本軍閥，雪了大仇，把抓到的日本人全送回去，那比對一個人復仇更痛快更偉大了。」

李先生說：「我們中國究竟不像日本鬼子呵。」

伍太太停住。在沉默中我雖然還對日本兵懷着惡感，但覺得這個可憐的日本人不是我們眞正的仇人。

三十一年，八月。

花裕榮的新年

一

甲午之歲已經過去幾年了，在內地一切還是如舊。

在除夕與元旦之間的夜中丑時，金老闆待一切預備停當，深深一揖，他的辮子在背後擺着新春西緞馬褂綣綣地響；他恭恭敬敬走近大門。大門上下兩門之間，在一個時辰之前，貼上了「封門大吉」和「開門大吉」交叉的紅紙封條。

金老闆兩手挾在上下兩門的當中；好像不早也不遲，正在丑時，他小心地敏捷地把右膝蓋向門中縫一撞，兩手順勢左右橫拉，於是門鬆腿縮，同時門上的吉利封條碎然破裂，「財門」大開。

外邊無限的黑暗好像隨寒風一陣湧進門來，金老闆不禁打了一個輕微的寒顫，他回頭看見供桌上的燭焰因風而歪斜搖動，供桌上的豬頭、雞、魚上邊所貼的金紙好似眞金在發光。

點上蠟燭的店號大燈籠由兩個學徒提出大門，繞在竿上的長爆竹由一個中班朝倖扛出去，金老闆自己化了紙馬，送了香，在紅氈上向門神行了叩首禮。這時，兩個學徒已經把店號燈掛在簷下，從店裏取出大爆竹和紙捻，在三聲震耳的大爆竹的爆炸之後，鞭爆接着

噼噼啪啪地響了。

放大爆竹的花裕榮很高興地把大爆竹的藥線在紙捻上點着，用勁地拋到天空；大爆竹在屋簷的上邊嘭地爆炸，同時發出一道火光，似乎要把無限的黑暗炸裂；直到大爆竹和鞭爆都放完，空氣中瀰漫着濃烈的火藥氣味，無限的黑暗却依然是整個的一片，只有簷下的門燈靜默地發出黃光，襯托出黑暗的廣大無垠。

關門燒香的禮節完畢後，金老闆帶笑看大朝俸，中班朝俸，和學徒們；他們也帶笑看金老闆，大家都把過去一年的辛勞放在記憶中，帶着許多快樂的希望來過新年；老闆快樂，因為去年賺了錢；但賺了多少，要待數日後算清了「紅賬」纔會知道；朝俸們歡喜，因為要分到花紅，並增加薪俸；但花紅分多少，薪俸增若干，也要數日後在定工時纔會知道。花裕榮高興，因為他已經做了三年學徒，待到定工日以後，他便要升為中班，但薪俸，全仗老闆高興，多少並無定規，也許是四吊，也許是六吊。

花裕榮的父親，在臘月下旬，在二十三送灶以後，特地從鄉裏進城，送來一雙新布鞋和一件新家機細藍布大褂，因為三年學徒期滿，就要升為中班，這在花裕榮的一生當中是一件大事，不能顯得太寒傖。花裕榮的最大希望，是什麼時候也能有一件華西緞馬褂，像金老闆的那樣。

金老闆在香案前叩頭，他的兒子大狗子站在櫃台邊看熱鬧。金老闆有三十歲，矮矮胖

胖的，能夠吃苦，在買賣的計算上是非常精細。在十四年前，在他還是少年的時候，他卽開始在自家店裏做學徒，但他並不做其他學徒們所做的苦事，他吃飯與他父親及大朝俸們同桌；只是在學習珠算和練習包紙包的時候，他的地位和其他的學徒相同。十四年來，他對於生意已學會了相當技術，在購進、售出和行市上也有了不少經驗。他父親在兩年前便把店務交給他管，自己做清閑的「老老闆」了。

大狗子在兩小時前還是八歲，現在是九歲了。大狗子也有了一件泰西緞馬褂，他的小辮子時而在背後擦着馬褂微微地響。他父親自從十八歲娶親以後，就沒有做過絲綢上身，兩年來，因爲生意上賺了錢，便買了一件泰西緞衣料做馬褂，剩下的料子做了大狗子身上的馬褂。

花裕棠站在火盆邊，伸手在火上烤着，反復着，他的凍紅了的，有裂瘃的手背發癢，他輕輕地輪流地用手掌互相摩擦。

火盆上邊放着一個錫茶壺，火盆用了多少年就是金老闆的父親也記不清了，不過花裕棠，憑過去兩個新年的經驗，知道火盆每年只用三天，從除夕的年飯後開始，直到年初三；到初四送年時，火盆也就送到貨架的下面去了。

金老闆叩頭完畢；火藥烟氣瀰漫了全屋；從大門外傳來別家開「財門」時放爆竹的響聲。店裏的管事，大朝俸、中班朝俸、學徒、司務們一共十多個人。都起來了，散在櫃台

的內外。只有管賬的還在第二進的錢房裏算賬，時而滴滴搭搭地撥響算盤珠子。

花裕榮和另一個學徒孫家友把字號小燈籠都點着，一排十多個燈籠，懸在紅線繩上，使桐油桶旁的角落明亮起來。紅紙春聯和吉利條子貼在四面八方，加上店堂當中的四隻紅布燈，令人覺得溫暖，和睦，幸福。他們顯得忙碌而又從容，都似乎是要提燈在黑夜裏去尋找好運，但動作却都是很遲緩，他們笑談着，準備去城隍廟進香。

這時，一個大乞丐托着一個盤子，帶着一個貧兒，出現在大門口。盤上有一個泥財神，一個泥金元寶和一個小方紅紙包，乞丐叫着吉利話，貧兒應着「好」。

「開門大發財，」——「好！」

「元寶滾進來，」——「好！」

「滾進不滾出，」——「好！」

「老闆蓋大屋，」——「好！」

「老闆，老闆，把一個。」乞丐用歡喜的然而可憐的聲音喊着；貧兒也同聲喊：「老闆發財，黃金萬兩！」兩人重複地迅速地喊着。

金老闆從紅繩上取下一隻小燈籠，樂意地向學徒們歪嘴，花裕榮立刻明白金老闆的意思，從香案角上拿了兩個小紅紙包遞到乞丐的盤裏。

乞丐正面地看花裕榮，花裕榮看見乞丐的臉上有幾個麻子，眼睛靈活有神，鼻子扁

平。

乞丐走開了；金老闆接着帶領十來個人出門去進香，每人手提一隻「字號」燈籠。

這個扁鼻子乞丐有二十歲光景，他是何月何日出生，他姓什麼，他父母是什麼樣兒，他皆不知道。他彷彿記得在他十來歲的時候，他有過父母，但他後來和許多人結過影，他只記得一些零碎的有趣的事情，十年來的生活經過已經有點糢糊，從前的事情更是不能記憶分明。

他穿着一件破棉襖，腰下圍了一條破麻袋，赤著脚。他的身材很高，雖然因爲寒冷而彎着腰，却并不顯得虛弱，他有他的憂愁，也有他的快樂。

他的家是廟堂的角落，他的飲食是殘湯剩飯，但他卻常有機會坐在富家前進屋子的凳子上，吃着四大盤的美餚。他最好的日子，就是當他替人家湊熱鬧的時候，富家閨女送陪嫁的妝奩時，有他去抬桌椅箱櫃，富家少爺娶親時，有他去扛旗執，打鑼鼓；富家出喪時，有他去扛執事；在這種時候，他不但可以在人家吃點好菜好飯，並且還有賞錢可分。然而貧家如有婚娶，他也去抬轎，如有死葬。他也去抬棺材，他不要錢，有時也不吃，在出辭會的節日，他總是在最熱鬧的部分扛執事，打火把，或者抬香亭，他和富人同樣快樂，他甚至會忘記他的乞丐身分。

他最賺錢的時候，是在他能夠送財神的新年期間。在上七之中，他可以討得一兩千文，除了拿出一部分孝敬地保和頭目，他可以自由使用其餘的錢，有時他也到四鄉集鎮上去趕廟會，趕戲場。

當他從金老闆的店門口走去時，城內四處的爆竹聲漸漸繁密起來了。長長的黑暗的街道上，有許多人家的門前掛上了門燈，有些進香的人提着燈籠走過半明半暗的街道，爆竹的火藥氣味充滿了全城，整個的縣城似乎在咆哮，在歡呼。

他捧着盤子和財神，帶着應聲的貧兒，趕到每個放爆竹的門前，說了好，討得了錢，便又趕另一家。盤上的紅紙包增多起來，他心中的快樂也增多起來。

他討了很多家，買賣街上店家開門早，公館和住戶開門遲，當他討過幾條買賣街，和其他乞丐作快樂的招呼時，已經聽到鷄鳴了。他初上街時，街上是黑漆一團，他冷得打顫；現在他身上已經跑得發暖，腰也挺直了，有幾條街上家家掛了門燈。

公館和住戶一一開門燒香了，扁鼻乞丐一一趕去說好討錢，他趕不上的人家，有別的乞丐去趕。街上提燈籠的，來往的，燒香的人漸漸增多，靜靜的縣城醒轉過來，人聲嘈雜的在雞啼聲裏天破曉了。

當他趕到樂公館門前石階時，東方已經發白，他叫着，貧兒應着：

「……老爺恩賞，」——「好！」

「黄金萬兩，」——「好！」

「連升三級，」——「好！」

「早中狀元，」——「好！」

他的叫聲還未停，紅紙錢包已經擲到盤上。

樂公館的「四大盤」他吃過一次，那是在樂二少爺娶親的時候，他曾扛過執事，隨着樂家的喜轎到女家，又跟着喜轎回轉。事後，他在廟堂的角落裏說。

「樂家的四大盤眞實惠，肉就是肉，不配墊頭；還有酒，賞錢又多；紅布從大門口一直舖到新娘房！」

離開樂公館的門前，他又討了幾家。

天色已經大亮；他想回到廟堂角落去吃元旦的早飯，主要的菜是昨天從肉舖裏討得的肉骨頭的湯，這是一個女乞丐煮的。

在一個十字街頭，他遇見金老闆和店夥們燒香回轉。他不認識他們。花裕榮却記得這個扁鼻乞丐。

二

花裕榮提着燈籠跟金老闆上城隍廟燒香時，外面的天氣正冷。花裕榮縮着頸子，縮着手，在寒風中匆匆地向前走，燈籠時時碰到他的腿。

天空墨黑，街頭遠處的一切皆辨別不清。孫家門前簷下的燈籠，透出黃色燭光，照亮大門上春聯的上半截，和橫楣上的五福紅紙。

四方的爆竹聲使花裕榮忘記過去，希望將來；似乎爆竹聲使屬於去年的昨日變爲非常遙遠；而今年是快樂的，希望很大的，幸福的。

他低頭前行，偶而四顧，除了手中燈籠所照亮的空間，四周是墨黑。孫家友和他並排走。他低聲說。

「天亮我們推牌九，好不好？」

「好，」孫家友說，「擲骰子，推三十二張，隨你。」

學徒們一年只有三天是自由的，快樂的，可做一點痛快的玩耍的事情。雖然三天是短促的，而且這三天並不是完全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却覺得這三天並不很短，應該充分利用，於是他們在這時便預約了天明後的事情。

花裕榮雖然是學徒，卻生得相當清秀，說話伶俐，做事敏捷。他學習珠算時，學得很快，和他同時學習的孫家友尚未把歸除打熟，他已開始打飛歸，而且教算盤的大朝俸出算題時（每個大朝奉負責訓練一個學徒，這是一種無形的制度），他都算得對。當他和其他學徒吵罵打架時，他總是占便宜，但當看見管事或大朝俸走近時，他不作聲，顯出能忍耐的樣子，讓別人繼續罵他，於是罵他的人受到管事或大朝俸的責罵，而事後他又嘲笑那個

被責罵的。

他十八歲的時候，和童養媳結婚後兩個月，便來到金老闆的店裏做學徒，第二年春間，養了一個兒子。在三年的學徒期間，金老闆看他做事勤快，沒有過失，因爲他要過親，每年破例地給他十來天假（學徒是沒有假的）。現在他有了一兒一女，出了師，就要升爲中班。他充分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成人，感覺到前途的無限希望。

街道上除了提燈進香的人，只有捧盤子送財神的乞丐們匆忙地走着，他們時而出現在人家的門燈之下，時而消失在黑暗中。在花榕榮的四周只有脚步聲和燈籠聲。空氣嚴肅，靜穆而和平，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低頭向前行。

燈籠口裏的熱氣直升到花榕榮的袖筒裏，在右手微微感到暖意時，他又把燈籠換到左手。天氣還是寒冷，但他卻走得有點兒暖，頸子不像先前那樣儘向領下縮，他愉快地盤算着心事。

他們愈近城隍廟，縣城裏的爆竹聲愈密，街道上提燈進香的人也愈多，不知何處傳來犬吠聲。

當他們走進城隍廟大門時，廟內燒香的人已經很多，人聲嘈雜，鐘鼓聲和爆竹聲混雜地從大殿上送來。火藥味與香烟混雜地瀰漫了全部的廟宇，他們愈近大殿時，火藥氣味與香烟是愈濃，幾乎使花榕榮睜不開眼。

大殿神座前鐵架上的幾排燭籤都插滿了蠟燭，一個道士不斷地拔下先插的，讓後來的燒香的人插燭，有的蠟燭剛剛插上，就被道士拔下來，拋進手邊的籮裏。殿前的香爐裏冒出乳色的濃煙，燒香的人不斷把木香向爐裏拋，一個道士站在香爐邊用鐵鉗取出焦的、未焦的香木。

鏜鏜鼕鼕的鐘鼓聲夾雜着劈啪的爆竹聲。

花裕榮心中不禁對神發生了宗教的虔誠的情緒。

他們燒了香，焚化了紙馬，放了爆竹，把香錢投進了大口方櫃。他們站在拜墊的後邊，待別人站起作揖後，他們便搶到拜墊前作揖叩頭。金老闆和大朝俸們叩頭完畢後，花裕榮接着作揖，跪伏到拜墊上。

和別人一樣，在叩頭的時候，花裕榮也口中默禱，他用無聲的言語，虔誠地向半捲的綢幕後的城隍菩薩訴述心中的願望，好像菩薩會聽到他的話，恩惠地使他願望得以實現。

他希望在定工的時候，金老闆把他的薪俸定爲八吊，至少是六吊，並且逐年加下去，然後，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後，當他學會了商業上一切的技術，積蓄了幾個錢的時候，他便請一個「會」，湊點資本，自己創立一爿店，或者是同人合夥；如是經營得法，生意興隆，則十年或十五年後，他的店便穩固發達起來，他成爲富翁，甚至還可以用錢替兒子捐一個功名，成爲書香人家。而那時候，他不過五十多歲，可以享受四十年或二十年清福，

子孫滿堂，財產無數。

未來的數十年間一串的希望，在他叩頭默禱時，迅速地在他的心中閃過。當他站起深深一揖時，他暢快地高興地舒了一口氣，彷彿神靈已經許諾了實現他的願望。 他還未動步，別人已擠到拜墊前作揖。

他出了人聲嘈雜，鐘鼓喧囂，烟氣瀰漫的大殿，立在階前吸了兩口冷空氣，覺得舒暢了很多。全店的朝俸夥計都出了大殿時，金老闆領他們出廟。他們不斷地迎到後來的提燈的燒香的人。

在回返的途中，他們又到了兩個小廟去進香，當他們離開最後的廟時，天已經發白了。

街道上滿地是爆竹紙，家家簷下掛着方的圓的門燈，家家的門上貼着紅的喜聯，或者黃色、藍色的素聯，門都是閉着的。有幾家傳出鑼鼓聲。街上的人都穿新衣，都帶着快樂的面孔。

穿破衣的只有乞丐們。在一個十字路口，花裕榮看見那個個穿破衣的扁鼻子乞丐。

天色已經大亮了。

快到店門口的時候，花榮裕迎到趙裁縫帶着兩個學徒，提着燈，學徒之一提着空的香籃。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金老闆，恭喜發財！」

趙裁縫捧着拳頭帶着燈籠向大家作揖，口叫金老闆，眼睛卻看着花裕榮。

他們都同樣地向趙裁縫回禮。

「恭喜發財！」金老闆和大朝俸們大聲說。

「恭喜發財！」花裕榮夾在大家當中低聲說。

花裕榮和趙裁縫相對地很快地笑着彼此看了一眼，便走過去了。

三

趙裁縫的手藝在縣城裏是有名的。在他三年學徒滿期後，他的師傅很稱讚他的本領。照例，初出師的學徒是不能做綢衣服的，他的師傅卻特別仁惠地一邊指導着一邊看他試裁一件不甚重要的府緞料子，他的試手，從下剪到上紐襟，收到意外美滿的結果；從此，他便成爲正式的裁縫，又過了四五年，他自己創了一個裁縫舖子，到現在，這個舖子已經有了五年的歷史。趙裁縫還未到三十歲，身材高高的，因爲從十七歲起，他便日夜做伏案低頭的手工，脊背微微有點佝僂了。他的臉是長方形，沒有令人刺眼的地方。頭髮梳得烏光光的，辮子觸到小腿肚。

趙裁縫和熟人在一起的時候沒有多話，做事謹愼周到。他身上的衣服總是乾乾淨淨的，不顯出絲毫粗忽。做夜工的時候，他常常把辮子在頭上盤兩道，在額前夾着一張紙遮

燈光。夜晚他在自己鋪子裏做，白天裏他有時在自己舖子裏做，有時帶着夥計學徒去人家做，無論是在自己舖子裏，或是在人家，在早上開工時，他要檢查一下衣料刀尺針線，晚上做工時，他也檢查一遍，如有什麽短少，他便馬上查明。在他替闊人家做衣服時，尤其是做時新的外國料子的時候，他是格外仔細。在季節交替的時候，生意忙，他自己輪流在兩家或三家做，他自己如在甲家，則他對於在乙家做活的夥計便叮嚀再三，防免錯誤。趙裁縫自從在樂公館討得樂二少爺的滿意之後，不僅樂公館的重要衣服都要他去做，并 還添了許多新雇主，他的好手藝的聲名也更大了。

當花裕榮由父親伴送進城入店爲學徒時，趙裁縫的舖子是很平庸的，現在，在燒香之後，當他和花裕榮相顧一笑時，他已是城裏一個出名的裁縫，他多年的辛勞收到了很好的結果。

趙裁縫的家在壩頭，花裕榮的家在上河壩，兩個村莊相隔不到一里，花裕榮從小便和趙裁縫相識，他們趕的是同一馬集。後來趙裁縫進城學手藝，花裕榮隨父親進城來賣草賣柴時，曾經和他見過幾次，他父親送他入金老闆的店做學徒時，便是在趙裁縫自己的舖子裏歇脚的。

花裕榮在金老闆的店裏做學徒，除了掃地一抹櫃台貨架、清理水烟袋、倒尿壺、替老闆和大師傅添飯、兜菜、送碗、 上門板，還要在糕餅案上充下手， 做點廚灶上的雜務，

替老闆娘擔任一些雜差。別的學徒們和中班朝俸們雖然對他有不滿的地方，有時責備他取巧偷懶，但大朝俸們和老闆都覺得他肯做事，他在老闆和管事面前顯得特別勤懇耐勞，替老闆娘做事時，他是格外小心提神。

在他進店的第二年的秋天，老闆的大兒子大狗子定親了。商人愛攀做官的和書香人家，定的媳婦是一個秀才的孫女，金老闆因比覺得滿意，加上生意順利，更是高興，便和老闆娘商量了多次，要好好請一次客。

老闆笑着向老闆娘說：「現在我們不比前幾年了，我們同秀才人家結親，面子夠大的，一定要好好請一次媒人，這是外面的。還有內面的，……」

老闆娘連忙接上說：「從裏面說話的女媒也要請一下，張少奶奶肯說話，更給面子，定要請。

金老闆點頭說：「就是就是，現在非比從前。」

老闆娘想意了好一會，說：「要請張少奶奶和徐少奶奶，我沒有衣裳，怎麼見客？」

「做件新的，做件新的。」金老闆順口說了出來，忽然覺得這又要破費相當的錢，心中發生吝惜的情緒，但話已說出，只好咬着牙齒要這個面子。

金老闆和老闆娘商議了好久，決定在王裕泰布號買一種新到的洋緞，價錢既不高，色她又好看。老闆娘自己不便出門上街買東西，布匹要從王裕泰布號搬到家選擇，這件事落

在花裕榮身上。

花裕榮去王裕泰號搬布，來回走了十次，老闆娘纔選定了一種自認是價廉物美的洋緞，料子選定了，要送給裁縫做。要加工做，要好手藝的人做，但不要加工資。這件事又落在花裕榮的頭上。

老闆娘手捧衣料，如捧珠寶，笑獻獻地向花裕榮說：「你認得趙裁縫。這件事要你去。你送給他做，要快。請客的日子都查好了，大吉的日子，還有八天。要快，我等着穿，要鑲花邊，鑲寬花邊。工錢照市價，我不減他的，他也不要多要。還是，還是叫他來吧，叫他來。」

奉到這項任務，花裕榮很樂意，將晚的時候，他去到趙裁縫的鋪子，鋪子裏只有一個師傅帶着兩個學徒在做活，趙裁縫在別家上工還未回來；花裕榮等到他們收了活，等到天黑，纔等到趙裁縫回來。

趙裁縫看到花裕榮，很是高興。他和花裕榮面對面坐着在案板上談話，他的嘴散出一股酒味。

他說：「今天在杜大人家做活，二姨太太雕皮袍，要我照樣子做，樣子是從北京帶回來的。菜飯非常好，還有酒。替他們家做衣裳，真是一點馬虎不得，那樣好的外國料子做面子，還是杜大人從上海替二姨太太買的，一兩銀子買不到兩尺。城裏有這樣的料子還不

到六七家，二姨太太說，「就算我三個工，這樣我是要格外細心了，酒不錯。」

花裕榮說明了來意，趙裁縫連忙搖頭說：

「你們老闆娘。做什麼衣裳！要做還是找別人。我這幾天忙得很，沒有工夫。金老闆那個小頭鬼還捨得給老闆娘做衣裳。我沒有工夫。」

花裕榮知道趙裁縫不願意，一面思索着，一面說道：

「本來是不想找你，不過，這次老闆娘有正事，買的是新到的洋緞料子，不放心別人做，只有你能做的好，所以找你，你一定要答應。」

趙裁縫微微有些酒意，說話不如平常謹愼了。他搖搖頭，看着花裕榮的臉，說道：

「新到的洋緞子，還不是王裕　店裏那些洋布料，人家穿過了時，她還當寶貝。」

花裕榮說了好久，趙裁縫總是說這幾天生活忙，沒有工夫。花裕榮明白他實在是忙，更明白他無心爲老闆娘提前做這個生活而把別家的延遲下去。

花裕榮回到店裏，老闆娘笑着問他：

「說好了嗎？明天來量尺寸嗎？」

聽說趙裁縫沒有答應，老闆娘立刻顯得不高興，花裕榮畏怯地解說：

「這兩天他生活忙。他說不得空。他眞是忙。」

老闆娘立刻帶着怒意，責備花裕榮：

「去了這半天，這點事情也做不好，你再去，叫他明天來，他如不來，你說，找誰來。你去找，你去找！」

花裕榮沒奈何，飯也沒有吃，又去找趙裁縫。

趙裁縫的酒意已經退去，靜聽花裕榮說：

「這一回你一定要答應，你知道，學生意的人，做事若是不行，你曉得，……這一回就算是替我自己做一件衣裳，一定要答應，一定。」

趙裁縫看見他爲難乞憐的神情，雖然生活是確實忙，卻也心意有點動，他緩緩地說：

「這件事眞爲難了你。那末，她什麼時候要穿呢？」

花裕榮說：「還有八天。她要你明天就去量尺寸。」

趙裁縫連連搖頭，說着「不行，不行！」他看見花裕榮懇求的目光，又思索了一下，說：「好，明天，後天，大後天，大後天去量尺寸，大後天去，好吧。」

花裕榮說：「還是請你早一點吧，後天，一定後天。」

趙裁縫看見他爲難的樣子，不禁笑起來，說道：

「好吧，好吧，我有法子，八天內一定有，何師傅。」他向案板那邊夥計說，「我後天去裁，你當心做。這又是一筆好生意。」

何師傅，三十五六歲，矮胖伶俐，指着花裕榮說：

「這是他的面子，便宜了老闆，又叫我沾光。」

花裕榮同趙裁縫都笑起來。

回去的時候，花裕榮心裏很滿意。

平常的時候，花裕榮常常替老闆娘買菜。他買菜，能夠少一文半文一斤，或者在秤上得便宜。凡是有什麼不易買得的東西，老闆娘便叫他去買。

老闆娘養孩子的時候，老闆要買豬腰子給她調養。打雜兼燒飯的司務都買不到。老闆派花裕榮去辦這件事。花裕榮知道這件事不容易，因爲豬腰子都由公館或者飯館裏定去了，平常不多買肉的人家要向屠戶買腰子，先付錢也定不到。花裕榮走了幾個肉鋪和肉案，都無結果。最後，在一家新擺的肉案子上，他冒充某家公館裏跑街的，在老闆娘的月子裏買到了十幾副腰子。

在送灶以後，老闆娘聽說花裕榮的父親爲他送來了新鞋和新大褂，也想到了花裕榮的學徒期限將滿，想起了花裕榮爲她效勞的地方，不覺地對他發生了一點好感，動了慷慨的念頭。

有一天，花裕榮從後室經過，老闆娘叫他。

花裕榮站住，等候老闆娘的吩咐。老闆娘從房裏取出一條辮子線，這是老闆娘多餘而不很值錢的一條。他把辮子線拏在手裏，說道：

「這條辮子線給你吧。還是新的呢。」

花裕榮感到意外的驚寵，連忙笑着道謝，雙手接過來。反復地看了又看，然後珍貴地送進懷裏。

金老闆後來知道了這件事，下意識地對於清秀伶俐的花裕榮發生很強的反感和猜疑。

四

黎明時，在街上低聲向趙裁縫說了「恭喜發財」，花裕榮就回到店裏，這時候，管賬還在第二進房裏扎賬，撥着算盤滴滴落落響。

管賬的朱子卿，有四十歲光景，知道大家燒香回轉，便站立起來，困倦地舉起雙手打了一個張口，朱子卿慢慢地走出錢房，抬起頭看着明瓦。

晨光由明瓦透進屋子裏，大家都感覺到「萬象更新」的開始，過去的一切隨着過去的年一同過去了。隨着元旦的肇始，各人心裏又添了新的希望。

大家精神抖擻，朱子卿臉上疲倦也被提起的精神遮去了，屋裏的香煙氣氛漸漸轉淡，明瓦透過來的晨光漸漸轉亮，紅燭上的黃燄還在搖動，管事向金老闆打了個照面。又回過頭向伙伴和學徒們說了聲「我們向老闆拜年，」便自己領先在香案前的紅布拜墊上作揖下跪，口裏說着：

「恭喜老闆今年掙萬萬元寶，大吉大利。」

金老闆滿臉笑容，連忙還揖，也在紅布面上跪伏，叩頭還禮，他的辮子在背後擦着新泰西緞馬褂微微地響，一直滑到紅布拜墊上，他口裏也說着：

「恭喜你發財，恭喜你府上添丁進口。」

在管事之後，大朝俸和中朝俸一一向金老闆在拜墊上叩頭拜年，金老闆一一回答同樣的禮，並且說同樣的吉利的回話。一年到頭，只有在元旦拜年的這一會兒，老闆與夥計是在平等的地位上行平等的禮。但是也不盡然。當「滿師的」和未滿師的學徒們向金老闆叩頭拜年時，金老闆只是站立着把腰微微彎曲，用長揖回禮。

行過禮，各人臉上露了幾分歡喜，只有朱子卿在歡喜之中夾着幾分倦容。

金老　吩咐學徒們，「把元寶拿來。」

學徒們從灶廚裏取來幾碗堆得高高的香噴噴的雞蛋，替老闆和朝俸們倒了茶，又把錫茶壺送到火盆邊上。老闆和大朝俸們笑着說：

「請拿元寶，諸位，請拿元寶，趁熱。」

金老闆拿了蛋剝着。朝俸們拿了蛋彼此招呼着，同時向學徒們說，「拿元寶，拿元寶。」

花裕榮拿着噴香的熱蛋，心裏打算着自己的前途。他覺得別的學徒們都不如他，就是那些中班朝俸也不在他的眼裏，他想，在定了的那天，金老闆說不定會批他六吊錢。現

在，他自覺已有中班朝俸的各項本領，他的算盤的純熟不亞於中班朝俸當中任何人。在他做中班朝俸的時候，他一定能夠學會大朝俸的本領。過了三十歲，他很有希望自己創設一爿店。他知金老闆的父親在三十年前還是北門大街上一個店家的朝俸，像金老闆這樣的人尚能把生意做發起來，他自信不比金老闆愚笨，若是運氣好，十五年後的花老闆便是自己了。

金老闆吃過雞蛋，吩咐了學徒們預備「財神酒」，和管事管賬在火盆邊烤火閒談，手裏捧着水烟袋。

這時，別人有的回到牀上躺着，有的坐在櫃台裏談天。花裕榮把錢房裏賬桌上的筆上貼了一張小紅條，條上的字是「新年發筆，筆上開花，花中結果，果然大發」，其他的筆都在「開財門」之前貼過了。

金老闆的店號是金義興，開在東門大街上，做的買賣是油、鹽、糖、紙和南北雜貨。貨架上有各樣的糕餅，貨艙裏有瓜子和蔴糖。金老闆每年要出門辦幾次貨，到蕪湖去買桐油，江西紙，到南京、鎮江去買各種南貨和糖。在門外的牆邊上，有一塊「閩廣台糖」的招牌，這還是金老闆的父親創辦金義興的設備。金義興沒有自家的莊客住在外邊，需要採辦什麼貨物而金老闆自己又不能出門時，便託別家的莊客代辦。金義興的後邊有一個糕餅作坊，店裏所賣的桂片、玉帶、黑切、寸金、花生、瓜子、桃酥、麻餅和金錢餅、羊角

酥，夏季的綠豆糕，冬季的雪棗和酥糖，都是本店的作坊做出來的。糕餅師傅都回家過年去了，要等送了年再回店開爐做麻餅。

花裕榮包酥糖整齊畫一，包稱錘式的糖包下方上尖，包船式的糖食包下圓上方，包容壘的菱角包和寶塔包，無不緊密挺秀。他稱糖稱鹽，鍬撮的分量總是差不了多少，他打油上稱，稱桿總是平的。

有些故意開玩笑的熟顧客，常常接到菱角包子，用手在櫃台上拋幾拋，若是散了，便丟到櫃台上要重包，並說，「這樣的包子怎麼能拿回家。」

花裕榮却沒有鬧過這樣的笑話，他對於各種各樣的顧客，漸漸看多了，也就摸得着他們的脾氣。他知道，有些鄉下人挨罵一兩句是無妨的，但有些鄉下人却要另眼相看。同樣，有些城裏人，若是還價爭秤太不得體，也是可以挨罵的。他知道應該對什麼樣的顧客陪笑臉，對什麼樣的顧客欺騙，讓他覺得在價錢上覺得佔便宜，而在斤兩上吃虧。

有一天，馬集上的倘秀才進城，在金義興買紅糖回鄉裏去送親戚的月禮。他伏在櫃台上，看着貨架說道：「要棉赤，要棉赤，秤稱好了。」

看見是馬集上的熟人倘秀才來買東西，花裕榮早就攬到手這件生意，說道：「秤不會訛人的。」

倘秀才倚伏在櫃台上，看着牆邊「閩廣台糖」的招牌，忽然問朝俸們：

「你們曉得台灣是誰的了？」

沒有人知道。尚秀才向他們看了一眼，憤然而說：

「丟了好幾年了，給東洋拿去了。台糖。還有台灣！」

花裕榮模模糊糊地想起來，彷彿在什麼地方聽人說過這回事。尚秀才看見大家都不明白，便不再向下說，看包船式包。金老闆看見尚秀才在光顧，連忙招呼着，命人倒茶。

尚秀才說：「不吃茶，不吃茶，要趕路，」又向花裕榮說：「加紅紙簽，送禮的。」一面付錢，一面和金老闆談了幾句。

接過了包子，在手裏試了一試，說了聲「包得不錯，」便帶着包子走出金義與號。

花裕榮不僅包得好，而且包得快，常常是別人的包子還未包就，他已經綑好了席草或麻線。

在吃「財神酒」的時候，花裕榮和孫家友對斟了幾杯。在金義與過了三個年，花裕榮眞算是這次多飲了兩杯，因為學徒期滿，他很得意。

吃過了酒菜和麵，花裕榮要和別的學徒上街分頭去投送金義與號和金老闆的拜年帖，這都是在開財門之前由學徒們用木戳在紅紙上印就的。

滿街是安閑熙恰的新年氣象。走在街上的人都從容快樂，凡是有新衣新鞋新瓜皮帽的都穿戴起來。家家的門都是閉着，門上簇新的春聯交相映輝，門楣上的五福花紙和簷下的

門燈皆靜穆地垂着。這裏那裏有拜年的人在敲這家和那家的大門，乞丐們伺候着開門的機會，看到人家開門，便跑去說好行丐。

熟人在街上相遇，遠遠地便作長揖，走近時，帶着笑臉，彼此說同樣的話，「恭喜發財」，「掙大元寶」。

街面上布滿了爆竹碎紙，有些孩子們在街上踢地球或者用新鑄行的銅元或銅錢玩「打錢遊戲」。從什麼人家傳出鑼鼓鐃鈸的聲音。

花裕榮出了金義與，最先在斜對門的方長茂絲烟店的大門縫裏遞進金義與和金老闆的紅拜帖，然後，憑他所知道的，那個店家和金義與號有生意上的往來，那個店家的老闆和金老闆有友誼的過從，他都一一由門縫裏投進拜年帖，此外，他覺得凡是金老闆可以攀得上的紳士人家，他也投遞。

花裕榮走的是東門大街。他一方面投送拜年帖，一方面自己可以逛逛街道，在巷上偏遇到幾個熟人，照例是在當處便相對奉揖，在近處相互說吉利話。有一兩個較熟的，在吉利話之後，說到他的生意，問他今年是否確實「出師」了，問老闆大約會批他幾吊錢，他回答的時候非常快活，在他心中浮着一個光明燦爛的前途——十五年後的花老闆。

他投送拜年帖，經過一個多鐘頭便完畢了。元旦上午的太陽和煦地照着他，他把凍紅的手對着太陽光反側地照了幾下，輕輕地撫摩了幾下，他得意地在街上逛了一會。他想到

城隍廟旁的廣場上去看把戲和雜耍，但他想起了燒香時和孫家友所說的話，他立意回店去賭一番，他心中有無限的興致。

他回到店裏，管賬朱子卿正在錢房睡覺，夥伴們多出去了。店裏只賸下幾個學徒和司務們。新年中學徒們和司務們的小賭博是金老闆不禁止的。別人已經準備聚賭，花裕榮回店後，增加了他們的興致，於是幾個學徒和司務在店後糕餅作坊的案板頭上放下了骰子和牌九。賭本是老闆以金義興名義發給每人的一百文壓歲錢。

花裕榮看見別人都不願先做莊，便自己做莊。他聲明，每人一次注子不得超過三十文。其實賭的人每人只下三五文。花裕榮推了十多副，有輸吃，也有通賠，直到他贏了一百幾十文他不再做莊。

孫家有接着做莊，推了三副，輸了八九十文，便讓了莊。田司務接下去，田司務爲人老實，常常被別人開玩笑。他做莊的時候，有的在他頭上敲打，有的罵他烏龜，他做出發火的樣子，說：

「誰再鬬我我就要罵了！我要罵了！」

別人還是要弄他，他並未眞罵。他贏了錢。別人說，「烏龜贏了！」他笑着回了一句，「贏了烏龜的！」於是好幾個人在他頭上敲打，扭他耳朵，他用手蒙着頭，說着，「我要打人了，我要打人了，」他卻未動手。

田司務又推了一副，又贏了二十幾文，別人又罵他，敲他頭，他的頭歪來歪去，但無論歪到那一邊，都有人打。他發火，卻帶笑，向大家說：

「新帽子，你們打，打壞了你們賠，賠新的。」

他索性把頭伸出去讓別人打，別人倒反好笑起來，住了手。花裕榮捋着他的耳朵把他的頭拉直，說道：

「攤牌攤牌，擲骰子吧。」

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看着手裏的四張牌，花裕榮看見田司務仰首看掌中的牌時面色頹喪，立刻把自己的注子上加了十幾文，沒有人看見。

田司務賠了三門，看見花裕榮的注子特別高，向花裕榮的臉上望望，卻仍然如數賠了。

這時，金老闆的兒子大狗子，穿着新泰西緞馬褂，人中兩旁躺着兩條鼻涕，加入到他們當中賭錢。

田司務下了莊。花裕榮推下去。大狗子和孫家友站在一邊，下了兩次，一共輸去了七八文。大狗子着急了，一下子下了十幾文。莊家拿了「虎九」，大狗子拿了「小丁配雜七」。花裕榮賠了兩門，要拿大狗子這一門的注子。大狗子冒火了，叫着：

「我是小猴子配七，你是虎頭配九，小猴子吃虎頭，你要賠，你要賠！不賠不行！」

他幾乎要哭了。

花裕榮看到大狗子要翻臉，只好賠。大狗子數了自己的注子，除了輸出的，還贏回幾文，又笑起來。

孫家友輸了錢，看見花裕榮賠了大狗子的注子，便把自己的注子拿回，理直氣壯地說：

「我不要你賠了，我倆算和，不要賠了，算和。」

花裕榮說：「那怎行，那怎行，錢拿來，錢拿來。」

孫家友說：「你賠他，就要賠我！賠我！賠我！」

花裕榮說：「你比他！」

孫家友連忙說：「他是小老闆，拍他馬屁！」

花裕榮說：「他是小孩子，賭錢不算事。你比他！」

孫家友還堅持，「賠他就要賠我，這纔是道理。我不要你賠了，你還要我的。你不講道理！」

花裕榮說：「饞吃鱉，你不算輸，這是什麼道理？」

孫家友說：「賠他不賠我是什麼道理？我不要你賠還不講道理嗎？賠他就要賠我！」

花裕榮說：「你比他，他輸錢不算數！」

爭吵的結果，孫家友還是把錢拿出來了，但他心裏還是不服，罵花裕榮拍小老闆的馬屁。花裕榮說：

「不要無賴。你要說你是小孩子，我馬上就還你錢，還賠你錢。」他做出準備還錢的樣子，引得大家都笑了，孫家友卻更冒火。

花裕榮心想索性捉弄一下孫家友，提議擲骰子，大家都同意。花裕榮手快眼快，骰子在碗裏轉動將定時，大家的眼睛還看在碗裏，若是他的點子好，他便早已舉起的注子打倒，若是幾文，順手就添進幾文。若是孫家友的點子大，他便恭恭敬敬把錢送到孫家友的手裏，使大家一點也不疑心。當大狗子和他賽點子的時候，他總是設法讓大狗子贏錢，把贏自孫家友和別人的錢讓一小部分給大狗子。

他們的賭興正濃時，金老闆來吩咐他們預備中飯，大家不忍釋手地散開。大狗子叫着說道：

「爸爸我贏了錢。花裕榮眞好，不欺人。我贏了錢。」

別人數着自己手中的錢，看是輸了幾文，贏了幾文。只有花裕榮看也不看，把錢放進懷裏。

午後，大狗子要花裕榮帶他去看鄭癩皮的戲把。吃過了中午的「財神飯」太陽懶懶地照着全城，花裕榮的精神很是充足，領大狗子出了金義興。

把戲場是城隍廟旁的廣場。那裏有各種雜耍，有看畫片的地方，有耍猴子的地方，有賣糖食的担子，有賣玩具的攤子，有賣油炸干的挑子，有賣各種花爆的台子，還有擲骰子和押寶的賭攤。廣場上全是人，男孩們多有一頂新瓜皮帽，女孩們多在辮根上插戴紅絲絨花。在廣場的裏邊有一個大布圍，布圍之外更有繩網的圍垣，布圍內高聳兩根木柱，柱上有橫桁和繩索，花布圍的入口處豎着兩輛獨輪車，車上站了兩個人，辮子繞在頭上，大聲呼叫着，手臂揮動着，招攬觀衆進去看把戲。布圍裏發出喧鬧的鑼鼓聲，嘈雜的人聲。大狗子看見這情形，便急着要進去。花裕榮在擁擠中牽着大狗子，在布圍入口處付了錢，進到把戲場裏。

這時候耍的是馬上獻藝。三個女藝人在馬上跪着，立着，臥着，斜掛在的一邊，在馬背上倒豎着，在馬背上轉側着，口裏唱着歌曲——在他們作這種技藝時，馬在人的周圍內馳騁着，觀衆拍掌叫好，同時賣藝的領班敲着鑼，向四周的觀衆要求賞錢，於是一文兩文，十文八文的錢從四面八方向場中擲去，有些人故意將錢猛力地擲擇馬上的女子。

大狗子由花裕榮架在頸子上，看得十分滿意。他自己却沒有看清楚，於是在人圈的後邊走動着，想找一個人稀的地方，把大狗子送到前面去。他走了半個圈子，却找不到人稀的地方。

忽然他看見鍾清瀘站在一條板凳上，便加快了步伐，向那裏走去。他拉了拉鍾清瀘的

腿，鍾清禮低下頭來。他側仰着頭，向鍾清禮請求着：

「擠你一下，把他站到你凳子上，擠你一下」。

鍾清禮覺得爲難，因爲凳子上已經站了三個人，但他仍然讓大狗子擠到凳子上去了。花帤榮自己站在凳子旁邊，抬着頸子從人肩上的隙縫裏向場內窺看。

領班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在冷冬的陽光中赤着上身，站在一個方凳上，敲着鑼，向八方的觀衆要求擲錢，同時不斷地鞠躬着：

「老爺太太們，小姐少爺們，再撒一把，再撒，再撒。」

他的聲音已嘶喊得有點啞，鑼聲卻響曉如舊。

鍾清禮低頭向大狗子說：「這就是鄭癩皮，天大的本事，能上屋，能打二三十小演子，鏢，準得很。」

大狗子聽到這話，對鄭癩皮生了超人崇拜的情緒，鑼聲停止，場子上又騷動了一會。下一套是吊辮子，玩的是三個馬上獻藝的女子當中最年輕的一個，她的辮子吊在兩柱之間橫樑上垂緊下來的繩子上，他在兩柱之間擺蕩着，宛似打秋千。大狗子出神的看着，鍾清禮因爲擠從凳子上站下來。

玩吊辮子的女子，聽到鄭癩皮的吩咐，唱歌了。鄭癩皮敲一聲鑼，對着空中大聲一諱。

「小把戲」，—噹—唱得好，老爺太太們有賞，—噹—「小把戲」—噹—「要錢不要命」—噹—「翻個身」—噹—。

吊辮子的女子在搖窩中，一邊唱着，一邊徐徐地側着身體。後來又聽到鄧癩皮的吩咐，在搖窩中，一邊唱着，一邊脫下一條褲子。

噹—「小把戲，要錢不要命」—噹—「老爺們賞錢了」—噹—「再撒一把，再撒」—噹—「要錢不要命，撒—撒——」

大狗子側過頭來問，吊辮子痛不痛，花裕榮說：

「她不痛，有本事不痛，還能唱歌呢。」

…………

把戲收場時，太陽還很高。花裕榮要鍾清禮帶他去看洋人過年。大狗子嚷着：

「看洋鬼子過年，看洋鬼子過年。」

鍾清禮說：「不許叫洋鬼子，牧師聽到就不得了。」

花裕榮說：「好，不要叫洋鬼子了。記住。我叫鍾清禮帶你去看洋人過年。你要叫洋鬼子，給他聽見了，他就要剜你眼睛閹你的蛋，聽到沒有？記住。」

大狗子一心想去看洋人過年，還守了這個勸戒。

鍾清禮的家原來是在上河壩，他比花裕榮年輕三四歲，小時候曾經在一個私塾裏同

學，在一起踢過地球，放過牛，打過架，在塘裏洗過澡。鍾清禮的父親是一個篾匠，因爲弟兄多，便進城在城門口租了一間小門面，帶着鍾清禮，用了一個徒弟，開篾匠鋪子，製賣各種竹器。但是他常常受地痞流氓的欺，篾器被拿去不給錢，有時還要挨罵，或受到毆打的威脅。他受了氣無從洩。

有一天，教堂的外國牧師從城門口經過，有一個小孩子叫他洋鬼子，他非常發氣，抓住了那個小孩子，鬧到小孩子的家裏，要他家大人賠禮。後來還是知縣親自來處理，纔把這件事平息了。鍾篾匠親自看到這件事，認識了「洋鬼子」的勢力大於「父母官」。他聽人說過，吃了教，不但不再會受人欺，而且還有許多別的好處。事實給了他證明。他想去吃教。但是吃了教，便不能燒香叩頭拜神祭祖，這使他感覺到非常困難。但終於生活的壓迫使他吃教了。他聽別人的勸告，說在篾匠鋪子裏不燒香叩頭，下了鄉在家裏拜神敬鬼，還是一樣。於是當他去做禮拜時，他不再感到什麽爲難的地方。果然他受欺的事大大減少了，這收穫使他意外歡喜。有一天，一個惡霸要白拿他一隻畚箕，他抬了外國牧師的名字，這個惡霸只得空手而回。

鍾清禮有時懷着好奇心跟他父親去看洋人。外國牧師看見鍾清禮長得尙聰慧，便勸他父親也讓他吃教，並且收容他在他所創辦的學堂裏念書。於是鍾清禮放棄了篾匠的手藝，而開始讀格致與聖經，牧師的學校裏只有十來個學生，這些學生有時並不如數來聽講。牧

師津貼每個學生每月三百文，雖然學生人數並未增多，但每月這三百文對於鍾清禮的父親卻很有用處。

鍾清禮很能接受外國牧師的道理，這個牧師會說中國話，在鍾清禮的心中諸神之間，增添了三個神：上帝、耶穌基督和他的聖母瑪利亞。鍾清禮最得意的，是外國人和一個中國教士教他唱讚美詩，那音調和拍子都是新鮮的，他唱得頗覺有味。

鍾清禮吃教已快兩年，他有些聞所未聞的知識，他向父親說地是一個球，他父親說他發瘋，怎麼鰲魚頭上的地方會變成圓的！他還知道一點時事，他曾告訴過花裕榮說，台灣是因為中國打了敗仗割給日本的。這類知識是他從外國牧師口中聽到的。但花裕榮卻不明白這類事情，他心中只充滿太平天國時「長毛」殺人放火的故事。鍾清禮有一次下鄉，尚秀才問他跟外國人讀些什麼書，頗以為然，但對於讀聖經卻表示堅決的反對。

花裕榮曾經跟鍾清禮去看過兩次外國人。外國人過年是不是也開財門呢？向誰去拜年呢？因此他此刻要鍾清禮陪他去看外國人過年。

鍾清禮說外國牧師的年在十一月底過過了，現在雖然是新年初一，但外國牧師已經過到五月了。花裕榮聽了很詫異，心裏說：「洋鬼子真是洋鬼子。」

鍾清禮把他帶到教堂。那里既不燒香，也不貼春聯，毫無新年的氣象。外國人看見大狗子，和他說話，大狗子懼怕，緊緊躲在花裕榮身後。

花裕榮未見到外國人過年的情形，有些失望，他只得到這樣的印象：外國人不過年，眞是洋鬼子！大狗子沒有看到任何熱鬧，但看見了外國人，並且外國人還和他說話，他感到很大的滿足。

五

當大狗子跟花裕榮去看把戲時，金老闆和老闆娘在自己的房裏吃着糖果，逗着女兒二毛逗笑。老闆娘敞着半懷，喂着胸前嬰孩的奶。她的頭髮梳得光光的，髻上橫插着金簪，臉上也擦了一點粉和胭脂，她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揀着炒米糖吃。老闆娘有二十九歲，小腳並不很大，她曾私下惋惜，她母親沒有把她的腳裹成器。他在十七歲的時候就嫁到金家，隔了一年，便養了一個女孩子，女孩子在三個月後夭折了。她非常傷心。第二年她又懷孕了，在她二十一歲的那年，他養了一個男孩，滿足了娘婆二家的期望，這孩子按照風俗，取個賤名，容易養大，便喚作大狗子。

金老闆的祖父是佃農，辛勤了二十多年，積蓄了幾文，買了幾畝田，送了一個兒子進城做學徒。又過了一二十年，兒子對於做生意已經有了點門徑，自己的手邊也寬裕了一點，於是請了一個會，湊集了一些本錢，讓兒子在縣城的東門大街上租了一個門面，開了一個小店——金義興。金老闆的父親辛苦了十多年，把金義興創下了基礎，又請了一個會，借了些錢，將店址的房屋從破落的房東手裏買來，分三年將房價付清。自從金老闆自

已開始在自家的店裏做學徒以後，金義興的生意便漸漸好轉。金老闆的祖父不及看到金義興的發達便去世了。金老闆的伯伯叔叔都在鄉間做田，他們早已分了家，金老闆的父親沒有分到田地，因爲金老闆的父親已經有了金義興。金老闆的父親另在集上創了一個店，給他的小兒子。城裏的金義興在形式上算是分給了金老闆，但要在他父親死後，他纔能算是完全的主人。他父親有權支配金義興的現金，他每年輪流地在縣城裏和集鎮上住。這個年他在鄉裏過。

金義興的情形雖然比二十年前好得多，但金老闆還不能讓老闆娘僱用女工。小孩的尿布和大小的衣襪都是老闆娘自己洗，還要做飯炒菜，在她生產的時候，婆婆便從鄉下帶個短期女工來幫一兩個月。近幾年來前後的飯菜都由司務燒煮，但她也要時時過問，她心中最滿意的事是她的大狗子竟和書香人家開了親，她覺得自己身分提高了不少。

金老闆拿着一塊花生糖，舉在二毛的頭上，說，「叫伯伯，就給吃，叫伯伯！」

二毛的頭上梳着兩根小辮子，腮上塗着兩塊紅紅的胭脂，人中兩旁流着鼻涕，一邊伸手仰頭抓取，一邊叫着不清楚的：「伯伯」。

金老闆把花生糖舉得更高一點，逗着她：

「叫大一點，我沒聽見，重叫，叫大一點。」

二毛依從地大聲叫，叫得有點發急了，金老闆纔把花生糖讓他取到手。二毛吃着糖，

金老闆微笑地俯首看着她。金老闆的心中生了熱切的希望，他希望這個小女孩能夠訂給樂公館或者杜大人公館裏無論那一房少爺的男孩子。他知道這個希望太奢了，他想，樂大人或者杜大人本家有什麽人的孩子也是一樣，或者，他想託人做媒，說給包買生家，既然能和秀才人家結親，生意再做好一點，和買生人家開親也不難。可是，他想，女孩子怎能託人說呢？他不禁失聲地笑起來。

老闆娘注意地看着他，問道：

「笑什麽？笑什麽？這樣笑？」

金老闆說：「我笑二毛，我笑二毛。」

「笑二毛？」老闆娘問，更詫異地看金老闆。

金老闆說：「我笑她，說不定，他運氣好，訂給好人家。」

老闆娘也笑起來，不再顯得詫異，說道：

「原來是這個。算命的不是說過她八字主貴嗎？」

對於二毛，甚至於對於懷中吃奶的小孩，老闆娘也有很大的期望。她平日陪讀官府人家的太太和少奶奶，雖然過去自己寒微，但今後知能和大家的婦女平等地來往，實在是大幸大愿。她忘記了自己是否能在麻將桌上一場輸出五兩十兩銀子，也不會知道。在洗牌的時候，她的手是否能比那些柔嫩的纖指，而重要的是腕上要有金鐲。而他却連金簪子還不

是眞九成金的。她明白這期望不是一年兩年內可以達到的，但他相信二毛的八字是眞好。

金老闆說：「算命的是這樣說，要看她的造化了。」

老闆娘把二毛上下端詳了一番，說：

「這丫頭醜到不醜。脚快要裹了，丫頭的脚到人家去，不能不合規矩。有八字，也要有脚踹得住。」

金老闆問：「裹脚要打幾歲裹？」

老闆娘說：「早的四五歲，遲的八九歲，看什麼人家。鄉下人也有不裹的。大脚婆，挑糞撮尿，下田坎。」

金老闆問：「裹脚痛不痛？」

老闆娘說：「不痛就能裹出脚來嗎？我裹的時候，不曉得哭了多少次，覺都睡不着。」

夫婦倆不禁同聲地笑起來。金老闆說起什麼人看上海的報紙上說到天足的事，說道：「臘月裏，聽人說，上海有人主張不裹脚了。他說什麼，什麼……還有一個會，我不相信，不相信。」

老闆娘連忙接着說：「不裹脚，胡說八道，天下沒有這個道理；正經人家姑娘不裹脚。胡說八道。」

二毛口中的花生糖吃完了，她又向父親耍。金老闆把她抱起來，在她的搽着胭脂的小臉上吻了一下，痛愛地說着：

「我的二毛妳八字，把給舉人家，把給進士家！你再叫聲伯伯，叫伯伯，我給你花生糖。」

在二毛叫伯伯時，房外有學徒在大聲叫：

「老闆，老闆，老闆。」

金老闆一邊拿花生糖給二毛，一邊向門外問：

「什麼事？什麼事？」

學徒囘答：「北門大街王裕泰的老闆來拜年。」

北門大街上的王裕泰號原是一個布行，就做島花布售的生意；五六年前，纔擴充爲布店，販賣些寧緞和杭綢。最近兩年，王裕泰開始經賺一點外國料子，如泰西緞、西絨、毛葛等。也有一點銷路。

王裕泰的老闆王四爺是一個胖胖的俏倒商人，有三十四五歲，說話時聲音很大，他的身材是中等，比金老闆稍高，有一頭烏黑的頭髮。

他站在金義興的香案旁，看着香案上的供品和貼着紅紙放在香爐後邊的算盤。

金老闆從後邊走出來遠遠便喊着：

「王四爺，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王四爺沒有看見人，便也大聲回答道：

「金老闆，恭喜發財，特地來拜年，恭喜發財！」

及至兩人相見，彼此相對一揖，同聲說着吉利話，然後王四爺對香案作一長揖，口稱「拜年，拜金老闆和大嫂的年，」隨卽伏跪到紅拜墊上。金老闆挽止不住，口稱，「不敢當，不敢」，也隨着跪下去一同叩頭，辮子背從背後滑到拜墊上。然後，兩人幾乎是同時立起，一面對香案作一長揖，又彼此交相一揖，兩人的笑臉相看了一秒鐘。

金老闆躬着腰，遠伸右手，說着：

「請到房裏坐，請到房裏坐。」他又向學徒說：

「送元寶茶，把火盆搬到房裏去。」

王四爺和金老闆先後走進了內房。學徒送上金鑲元寶茶——一碗茶裏泡着一個五香蛋和幾個小「歡糰」，歡糰不久就散開，茶碗上滿是炒米，學徒又送來兩把水煙袋，送來火盆，端來點心盤子。

金老闆從點心盤裏取出了瓜子和桂元、玉帶、寸金來請王四爺以後，兩人卽先後彼此問到對方家庭各人的好，一邊抽着水煙，一邊談着。王四爺說：

「聽說寶號去年一本萬利，一定很好。」

金老闆謙遜地笑着問答：

「只夠糊口，只夠開支，不蝕本就是了。你實就難說去年在北門街上數第一，老兄眞是財神。」

王四爺說：「那裏話，那裏話，怕只夠保開支，比起老兄眞是說不上了。說不上，說不上。」

於是他們說到去年縣城裏那一個店賺得多賺得少，那一個店蝕了本，又是何家要倒閉，何人要開新「字號」。在縣城裏開店的人對於這類情形是很熟悉的，誰家生意的盈虧，店鋪的殷誠，他們都明瞭十之八九。他們不僅知道同行的，還知道隔行的事情。因此，他們在商業的來往上，一言兩語關係，百，千兩銀子，却不至出亂子。

他們談到生意的大勢，王四爺說，現在生意的門路廣闊了，因爲有了洋鬼子和我們做生意，有些洋貨生意也可以試做了。王四爺說：

「那次我去辦貨，我看見下江的洋布料子是時髦生意，我也就辦了一點，生意還不壞。」

金老闆想起他所見過的可以採辦的幾種洋貨。洋糖、洋燭、洋油、洋燈、洋紅、洋綠、洋肥皂，……都是金錢與可以試賣的。金老闆却另有看法：

「洋糖的色氣好，味道也不壞，又乾淨。不過，我怕銷路壞，總覺得沒有我們「正

尖山「足尖」甜，我在南京嚐過。」

金老闆對於洋貨還沒有什麼興趣。

王四爺似乎覺得無話可說，於是稱贊手中的水煙：

「這煙味很不壞。又純，又和平。」

金老闆說：「就是對門方長茂煙店的，眞皮絲。」

王四爺又問到金老闆的店裏用多少人，有多少學徒。最後似乎想起了什麼，向金老闆說：

「有一個人託我，有一個小孩子想學生意。他若是想學布業，在我店裏就是了。他偏要學雜貨，頂難的。老兄的店裏若是添人，就請賞這個光。嚴師出好徒，送在老兄寶號這裏我也很放心。看是怎麼？」

金老闆短促地思索了一下，說道：

「小號若是添人，一定遵示。」

王四爺說：「那是老兄賞光了。」

王四爺準備告辭。金老闆慇勤他吃了元寶茶裏的雞蛋，和茶几上的玉帶和切糖。他順口稱贊：

「這都是你寶號自己做的，味道眞好，我吃了好幾家的，都沒有這樣好味道。切糖又

香又脆。」

金老闆笑着說：「小店出貨倒還認眞。再嚐一點。」

王四爺作揖告辭，金老闆把他送出大門外，深深對揖。想起了二毛，金老闆快回到老闆娘那里。

六

新年過去了，初四的早晨，金義興燒了送年香，收藏了火盆，又開始做買賣了。但大門只開着却未下。全店的朝俸司務們的心也未放下，因爲還未過上七的「定工」。

一清早，學徒們便掃地，抹櫃台，擦煙袋，倒尿壺，這些事現在花裕榮皆不做了。水煙袋上的煙斗被學徒上下抖着，發出銅夾水的啪啪聲，這聲音他已受過三年。花裕榮初進金義興時，覺得三年彷彿是很長，現在又覺得彷彿是很短了。他吃過許多辛苦，夏天受熱，多天受冷，起得早，睡得遲，常常在櫃台邊雙腿站得發酸，有時做錯了事，管事或者大朝俸發了火，便要挨上一陣鷄毛帚的抽打。若是在夏天，光赤的身上便立刻現起粗紅的痕子。可是這一切都過去了，三年學徒期間的路程已經完畢，而他現在所懷念的乃是無限的，然而是茫茫的前程。開了大門，便有人來買香燭，買糕食。大家又開始站櫃台，包各種紙包，收錢向錢筒裏拋，在櫃台內狹小的範圍內走來走去，說些同樣的說過千遍的話。顧客若是熟人，在未談買賣之前，照例要說出拜年的誠意，向香案作揖，這時便有管事或

大朝倖陪同作揖，然後彼此作揖，相互地說：「恭喜發財」，於是大朝倖命學徒拿水煙送銀元寶茶，茶裏有幾個炒米「歡團」泡散着，顧客若是熟人而又有點身分的，還有點心盤的招待。顧客在見面禮節與寒暄之後，便走到櫃台前，說是「送元寶茶的」，於是開始談買賣。顧客若是有身分或者衣履周全，雖不是熟人，也會受到水煙與銀元寶茶的招待，也照例是一兩句吉利話，說聲「送元寶茶到寶號」，然後購買東西。一般的顧客不作這樣的客套，說聲「送元寶茶了」，有的也不說，便直接說出要購買的東西。吃早飯時，一切又如舊，大朝倖們先吃，小朝倖們後吃。早飯後，全店的人，一方面應付着顧客，一方面點查存貨，貨架上的糕餅，罐子裏的糖食，貨屜內的香燭，缸裏的鹽糖，甕裏的油，都作了估計的斤兩，連同貨房與貨櫥裏的存貨也分別地寫在紅紙上，交的老闆，作為結算的參考。這種結算「紅賬」的技術，花裕榮也大約地明白了。在清查存貨的時候，朝倖們推測着金義與去年賺錢的多少，何項生意上賺得最多，同時各人心中盤算着老闆會酬勞他若干花紅，增幾吊錢一年的薪俸。只有管賬的朱子卿冷冷地說：「老闆這樣滑頭，這樣緊，送花紅，只夠吃一杯酒；加薪俸，你看他加吧；一文錢可以套在頭上做傘！」但加薪和花紅同花裕榮無關，他只想在定工日老闆批他六吊錢一年。六吊錢的意義很大，這表示一個做生意的人進入了重要的階段，是終身勞苦的開始，也是好轉運的起點，所以花裕榮很看重。

膀爭的時候，鄉集上的販子來了三個人，趕來兩匹驢。他們是批發的主顧，他們每個人代表鄉集上的兩三家小店來向金義與販貨。學徒們幫同他們從驢背取下馱鹽，把驢牽到後邊的豬圈旁繫了起來。他們批發各種貨物，先向大朝倖們交出各委託店家的貨單，由中班朝倖和學徒去稱，包，點發，他們的招待是由學徒們擔任，按習例，他們每次來，在金義與店裏吃了飯纔回去。他們要吃茶水自己倒。但是今天，因爲在新年中，他們來時拜了年，金義與另請他們吃點心糖食和元寶茶，茶是學徒奉上的，因爲這是一年的第一次。

他們吃茶的時候，花裕榮走近他們。在平時，他們會互相說點笑話，甚至鬧罵幾句，但在新年中，花裕榮和他們都客氣起來，說了「恭喜發財」。

洪五，三個馱販之一，有二十五六歲，結實有勁，一擔能挑一百多斤。他常常把鄉間的新聞帶到金義與，例如狠吃小孩、盜賊搶竊、欠租、嫁娶、投水、上吊、開祠堂等，使朝倖們撮、秤、包、紮時不致感到單調。他知道金義與店中的情形，正如同他知道別的有來往的店家的情形。他抽着旱煙管，問花裕榮：

「小花！我問你話。」

「大新年，就說吉利點！我叫你洪爲……了，」花裕榮伸出右手，手背向上，中指前伸，其餘四指向下划動着，象形一個烏龜，他的手背凍成裂紋，異有點兒像龜背。這動作引起大家發笑。

洪五並不發火，這是慣事，他抗議着：

「你怎麽罵人了，小花，眞不客氣！」

花裕榮說：「什麽大花小花，過新年，圖吉利！」

洪五說：「阿，這樣的，這樣的；我叫你花裕榮好了。」

花裕榮立刻現出正正經經的樣子。花裕榮的心裏另有理由，就是，已經出了師，馬上就要成爲中班朝俸，非學徒時期可比，因此小花這個名稱也就要改，不能讓人亂叫了。洪五吸了一口旱煙，問道：

「花裕榮，你該滿師了，是今年滿師嗎？」

花裕榮笑着回答：「算是出師了。」

洪五連忙擀着旱煙管，向他作揖，說：

「我恭喜，恭喜你了，你要批錢了，請我吃杯酒。」

花裕榮說：「好的，請你吃高粱。」

洪五問：「老闆批多少錢呢？八吊？」

花裕榮搖搖頭說：「你不知道。你曉得老闆的脾氣，捨得批八吊嗎？別家十吊也是有的。」

他的語氣中顯得自己運氣並不頂好，都是在更大的店家做學徒，十吊錢薪是可靠

飾。洪五點點頭，表示明白，又說道：

「六吊線不會再少。那末下趟來，不要忘了請我喝高粱。小花，阿，你是。花裕榮真不錯。」

花裕榮說：「你們吃了茶，就上街配別樣東西了。我替你們配貨。回來吃飯，吃了飯，點了貨，就趕路了。」

洪五點頭，放進一片白切糖到嘴裏，吹着了紙捻，一面吃白切，一面抽旱煙，神情非常輕鬆，從容。花裕榮滿意地微笑着看他。

大狗子偷偷地走到花裕榮面前，牽他衣服。花裕榮低下頭來問他做什麼。大狗子說：「媽媽叫你，叫你就去。」

花裕榮跟大狗子到店後去了，大狗子放了手。

老闆娘抱着小孩在手裏，神色有點兒着急。看見花裕榮走來，她低聲向他說話，好像交託什麼。

「花裕榮，有件事找你。」

花裕榮問：「什麼事？老闆奶奶？」

老闆娘轉身進了房，花裕榮詫異地站在房門外。不久，老闆娘從房裏走出，拿着一件衣服，就是前回大狗子定親以後所做的那件洋緞襖子。老闆娘似乎有所伺防地低聲說道：

「這件事。要你去一趟。」

花裕榮還是不明白，詫異地看着她。她把襖子放在桌上，一面打開着，一面說：

「大襟角上落了個火星子，破了一個小洞，」她指着那個破處，「要你送到趙裁縫那里去補一下。」

她說過後，望着花裕榮的臉，似乎明白有什麼爲難的地方。花裕榮表示爲難，慢慢地說：

「年初四，趙裁縫不知道開剪沒有開剪。」

老闆娘有點着急了。她說：

「這怎樣是好？明天有人來，後天要拜年。怎麼是好？你，你還是去一下，向趙裁縫設個人情。你，你，去一下。」

花裕榮說：「趙裁縫沒有開張，不拿針，怎辦呢？」

老闆娘說：「你，你去一下，再說，只有他，只有他。等着穿，怎辦呢，只有他。你去說個人情，不行，再說。」

老闆娘又把衣服摺起，用花布方巾包了起來。花裕榮把布包夾到腋下時，她鄭重地囑託地說：

「好好同他說。要幾個錢，就是幾個錢。」

花裕榮應着「是，是，」端了[illegible][illegible]上風爐嘴，走去了。

花裕榮到了趙裁縫的店裏，趙裁縫正抱着小孩，拿着手提泥火爐，坐在房裏。師傅們都下鄉回家過年去了，只有兩個學徒在案板頭上玩着「轉字花」，銅錢背面滿文他們叫作花。

花裕榮把布包放在案板上，學徒們稍停，看了看他，又繼續玩下去。花裕榮向趙裁縫說：

「金義與今天發利市了。」

趙裁縫說：「年初四就發利市嗎？」

花裕榮說：「今天是好日子，大吉大利。店裏在鑑紅賬，貨都查過了。金老闆去年的生意不壞。」

趙裁縫說：「你出師了。滿了三年，不錯吧？」

花裕榮說：「今年算是第四個年頭了。」

趙裁縫說：「那末，我要向你道喜了。」

花裕榮滿意！笑了一笑。他接着說明了來意，趙裁縫連連搖頭說道：

「大新年，還沒有開剪，沒有拿針，不行，不行。」

他打開布包，把老闆娘的襖子露出來，說道：

「今天是好日子，全吉的日子。就這一小塊，」他指着大襟角上花邊附近的焦洞，有小銅錢那麼大。

趙裁縫看了一下，搖搖頭，說道：

「還是那件衣裳！不行，今年還沒有開針。」

他一再要求，趙裁縫還是不肯。最後，他說道：

「今天是好日子。你不信，查查皇曆看！你曉得，我今年出師了，可是還沒有定工，老闆娘，……」他的眼睛懇求地望着趙裁縫，語音顯得有點急切。

趙裁縫看見他的神情，又惱又笑地說：

「你總是調派我這樣好的事情。好，你晚上來拿吧！」

花裕榮的臉急切轉爲歡快，笑着說：

「沒有法子的事情。」

趙裁縫說：「那末，不要忘記了請我吃酒。」

花裕榮笑着點頭，答應了他：

「買德盛辭精坊上料高粱，月半送來。」

花裕榮回去時，在街上遇到他父親從地主家裏拜過年回鄉。他父親聽說他今年出師批薪俸了，很是喜歡，笑着走去。回店時，他看見洪五正捧着一疊煙絲的方紙包，出方長茂

麵店的大門，他的旱煙管插在棉袍外腰帶裏，盛煙的小布袋懸擺着。

七

在歡娛的短促的新年之後，所謂人日的上七來到了。在這天，大家的心情非常緊張，面色是莊重嚴肅。他們一年的命運，甚至有些人一生的命運，決定在今天。金老闆已經結算了「紅賬」，金義與去年賺了多少銀子，管賬朱子卿也不甚清楚，但大家知道金義與去年的生意賺了錢就是了。他們推測着金老闆將酬勞各人多少花紅。他們的「生意」大體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每個人都感到一二成被辭歇工的可能，這種對於「未定」與「未知」的懸念使大家的心情更加不安，同時在面容和舉止上，在初七，皆顯得異常嚴肅，緊張，儘管這和一年中其餘悠閒、散漫、緩緩的年月是多麼不相稱。花裕榮和孫家友的心情比別人更不安，神情比別人更嚴肅，他們覺得自己的定工和起薪問題比別人的任何問題還更重要，覺得這是他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們的言語都收斂了活潑，他們的舉止失去了從容與自然。管事、大朝俸們對於店堂裏的人和後邊的糕餅師傅及司務們顯出相當的客氣，夥計們彼此無論上下也顯得有點客氣了，說話不粗暴而且聲音低，彷彿說不定明天就有誰要下工，此後對於金義與對於大家將共容；雖然，和過去一樣，過了初七，初八早晨大家起來時，學徒們清擦水煙袋，抖着煙斗，發出銅夾水的嗶嗶聲，大家又開始如舊的歲月了。然而這情形，一直維持到天色漸

[illegible]。

白天裏，大家帶着非重的有點不自然的精神接應顧客，秤，包貨物，數，擔銅錢，傍晚時，陰沉沉的天空飄下雪花，有幾片輕盈地飄進金義興的大門，外邊的黑似乎初入水中的顏料，一股股地漫進門來。

錢房裏的燈亮了。大家心情更沉重起來。晚飯後，學徒們尚在收拾碗筷，金老闆已嚴肅地進了錢房，錢房的賬桌上平常只點一盞兩根燈草的油燈，今天晚上添了一支二兩的紅燭，花裕榮看見了錢房裏金老闆的側面，和一個未「滿師」的學徒站在一旁，不禁心跳起來。

學徒最先去請管事，然後又輪流請大朝俸們，先進去的剛出房，後面的便緊進去。花裕榮注意着每個人進去又出來，次序愈輪近他時，他心跳得愈厲害。他舉止不安地期待着，同時又恐懼着。

最後的一個中班朝俸出來了。花裕榮心跳地準備着學徒來喚他。可是出來的學徒並未喚他，却喚進去孫家友，孫家友攝手攝脚地進了錢房。

孫家友和花裕榮同時學徒期滿，花裕榮想，金老闆先叫進去孫家友，一定是看得重於我，也許要多批他兩吊錢，就是多一吊錢，他表示老闆看重他，但是，花裕榮想，他有什麼長處？他有什麼地方比得上我？他對於何種生意比我會得多？他的算盤有我打得好嗎？

他能有我這樣應付顧客嗎？……

孫家友出房時，花裕榮的心幾乎跳出喉嚨，他的呼吸幾乎屏止。他準備着，在學徒向他點頭時便進錢房去，並且準備着比孫家友更大方的態度。他的心情是在極度緊張與急切中。

學徒出了錢房，走到他身邊，從他身邊走過去了。他覺得學徒也許有了錯誤，也許是自己眼睛看花了。他側首向錢房看，錢房裏沒有學徒，只有金老闆一個人坐在賬桌上，俯首看賬簿——薪俸賬，四根燈草的油燈點得比平常亮，二兩的紅燭已經點了一寸多，燭心結着一朵如意花。

花裕榮再回顧左右，看到做糕餅的大師傅跟在學徒的身後，走進錢房，二手站在旁邊等候着。

在短時的猜測疑惑與希望的混雜情緒之後，花裕榮忽然跌入絕大的失望之中。他麻木地頓時忘了一切，忘了自己，感覺到無依憑的恐懼。

經過了幾秒鐘，他的知覺又清楚了。他感到前途的茫茫和無辦法，他覺得一切希望都化成了泡影，他幾乎傷心地哭出來。同時他心中起了不平的憤慨，他想立刻衝入錢房，問金老闆為什麼歇他工。

忽然他感覺到無限的羞恥，他覺得孫家友在他身邊譏笑他的失敗，冷嘲他有過失，不

然爲什麼金老闆不用他呢？他感到無地自容，他畏怯地看看四週的人，覺得大家快樂非常，把他一個人忘却在失望與不幸之中。

他沒精打彩地，痛苦地走到店後面天井的簷下，默默地站着。紛紛的雪使屋頂和院子變成一片白，雪花輕飄地落在他的頭上和臉上。

這時，從豬圈旁的廁所裏走來一個人，向着花裕榮問了一聲：

「是誰？」

花裕榮遲頓了一下，纔辨別這是大朝俸孔壽山的聲音，孔壽山是一個四十五六歲的和氣人，他曾教花裕榮包各種各樣的紙包，敎他打歸除，打飛歸，花裕榮低聲地顫慄地回答：

「是—我。」

孔壽山走到他的面前，拍着自己肩上的雪，他無語地呆呆地站着，明白了是什麼一回事。孔壽山覺得他是自己領導出來的學徒，覺得有點不平，低聲向他遲疑地說道：

「我等一下同管事去說說看，你進去。」

金老闆在錢房裏批過了薪俸賬，俸着水煙袋回到店後自己的房裏。老闆娘抱着懷裏的小二子，哼着奶哄他睡覺。桌子兩根燈草的油燈發出淡黃色的光。牀帳半放，雕花架子牀頭貼着吉利紅條，掛着一柄銅錢編紮的推邪寶劍。不久，老闆娘掀開布帳，把他放到

睏了。

老闆娘連忙到火缽旁，一面翻着箴罩子上烘烤的尿布，一面問到方纔定工的情形。聽到金老闆說添了兩個學徒，花裕榮歇了工，老闆娘微微詫異說道：

「他歇了。他不是還好嗎？」

金老闆向老闆娘有合意地看了一眼說：

「這東西伶俐倒還伶俐，就是太調皮，做面子，骨子裏偷懶。他在店裏壞，欺人，我都曉得。」

老闆心裏有原因。花裕榮頭上的辮子線，曾使他不自覺地發生了一點妒意，並且一直使他不舒服他甚至疑心老闆娘對於清秀伶俐的花裕榮有什麼好感，可是又說不出口這話。此外，告幫添進兩個學徒，做雜事還是得用；多一個出師的，既多人吃飯，又要給工資，在老闆的打算之下，決定丟掉一個出師的，但今年有兩個出師的，花裕榮和孫家友，金老闆也知道花裕榮比孫家友能幹得多，可是孫家友的介紹面子大一點，加上金老闆心中對於花裕榮的一種潛隱的反感，於是決定了歇他。

老闆娘聽後，看了看尿布，說道：

「這隻箴罩子壞了，要到城門口箴匠的鋪子裏去買隻新的。這還是從前二毛換尿布用的。」

金老闆沒有作聲，抽着水烟，烟袋裏的水呼呼地響。老闆娘扣了紐扣，說道：

「那丁兩個學生是的。誰帶進店的？」

金老闆吐出一口烟，說道：

「一個是王四爺帶進店的。王四爺的表兄就是毛貫生。這是不能不答應的。一個是徐源昌絲店老闆帶的，上次大狗子的親事，徐奶奶在裏面說過話。這已經和你說過了。我叫他們月半前進店，標餠鋪子上要人用，快開爐了。天又在下雪了。春雪。」

老闆娘說：「下雪了」，她走上踏板，坐到床沿上。

管事和孔壽山在房外拍着雪，大聲呼叫：

「金老闆！」

金老闆一手拿着水烟袋和紙捻，一手拿着油燈走出房，老闆娘也跟在身後走出來。金老闆把燈放到桌上，要他們坐在一條長板凳上。

他們不連貫地說到花裕榮的事，管事說：

「花裕榮調皮，欺別的學徒，這不好。老闆要包涵，不過人還聰明，做事也還伶俐，家又不好。」

孔壽山不自然地用請求的語氣接着說。

「[illegible]，沒有[illegible]過一個[illegible]的[illegible]。」

金老闆慢騰騰地抬起頭，剛要說話，老闆娘說道：

「花裕榮也沒有什麼大壞，會買菜，會跑街。」

老闆娘的話使金老闆更對花裕榮發生反感。金老闆堅決地用和緩的語氣向管事和孔壽山說：

「你們兩位的意思我都明白。花裕榮自己也還能幹，說不定，他離開了金義興，會碰到別的好運氣。店裏又添了兩個學徒，睡的地方都困難了。好在，他已經出了師。到了別的店家，用不着從頭做起了。若是，運一運，他眞沒有法子，我們再說吧。」

孔壽山還想說什麼，管事却已經站起來了。

……………

他們回來時，向花裕榮說了些安慰的話，但花裕榮却沒有聽清，也不記得他們說了些什麼。他站在燈光不亮的地方，似乎無顏和別人站在一起。

別人都在地板上打舖了，他却獨自坐在被袱捲上。沒有把被袱捲在地板上打開，睡覺。他心中同時起伏各樣的回憶與情緒。他覺得自己並無過失，覺得金老闆對他太刻薄了。他感到自己命運的乖舛，他更恨金老闆的無情，他覺得三年來替金老闆做了很多事，而金老闆却給他無限的失望與痛苦，使他覺得世上一切都和他斷絕了。於是他對金老闆的恨加深，並且滿腔怒火，恨不得馬上抓起一把他擦過三年的銅水煙袋對着金老闆照頭捧

去，扯碎他的新泰西緞馬褂。他想像到他囘家時父母妻子失望的可怕的情形。他着急而且煩惱，不知如何是好。

錢房裏賬桌上的燈，因爲還是在新年期內，點着一根燈草，發出暗淡的微光。管賬朱子卿披着棉袍，趿着鞋，在牀下找尿壺，好久沒有找着，便低語着什麽，走出錢房。當他囘去時，他看見錢房外的地板上還坐着一個人。他朦朧地說：

「誰！還沒睡？」他彎腰看了一下，「你，花裕榮，睡吧。」

花裕榮沒有作聲。一切都在寂靜中。他恨，他怒，他又恐懼，焦急。漸漸地他覺得疲倦，他覺得冷氣已從脚下升到膝蓋，他攤開被袱捲，和衣睡下。

第二天早晨，他藏在灶角落裏吃了早飯。雪停了，院子裏的積雪已經很深。他去向老闆告辭。

金老闆說：「你住天把再走吧。雪路不好走。」

這時候花裕榮很靜定，很自若，做出笑容，說道：

「不要緊，從小走慣了的。」

金老闆跟他走到店前，向管賬說，送兩吊錢作盤纏，隨卽又囘後邊去了。花裕榮向田司務討了一雙草鞋，穿在脚上。他請管事站到旁邊看他打了被包。

臨走時，孔壽山拿來二百文送進他手裏說：

「這個給你上路的。好好的去。一生總有好運的。」

管事添送出一百文。管賬把金老闆吩咐的兩吊錢遞給他，另外又把自己送他的一百文遞給他。花裕棨一面接着朱子卿自己送他的一百文，一面道謝着，却未接老闆的兩吊錢。朱子卿強迫地把錢向他手裏送。他接着兩吊錢，在手裏試了一試，他的面色露出笑容，說：

「謝謝你們給我的錢，路很短，實在用不完，我謝謝你們，我一生不會忘記。」

忽然他的臉色轉爲憤恨，提起老闆的兩吊錢，說：

「這個臭錢，我不稀罕，我窮，我富，看我的八字吧。」

他順手把兩吊錢擲到地上，有一吊的繩串斷了，銅錢在地板上到處滾。大家驚愕地看他，他又忽然帶着痛苦的笑容說：

「多謝你們，我走了。」

他撈起被袱捲，頭也不回，便走出金義興。他在斜對門的方長茂絲綫店買了二百文旱煙帶給父親。穿草鞋的光赤的腳感覺到冷不可當，他已經三年未曾赤足了。他踏着雪支支地響。無意中他又看見扁鼻子乞丐捧着「八路財神」向開張的店家要錢，他一陣心酸，覺得自己的命運還不如扁鼻子乞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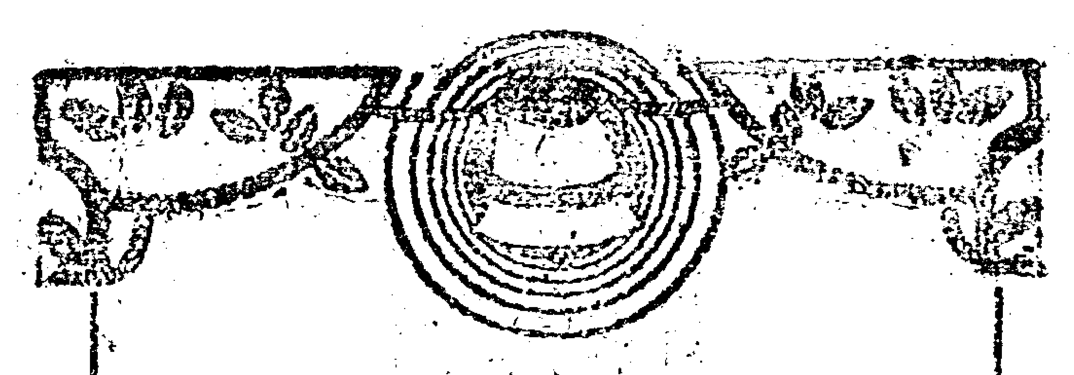
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二月從家鄉逃難到武漢時，並未料想到要走多遠，要寄跡多少時間。那次出行，只帶了極少的行李和衣服，最必要的工具書未隨身帶（也未寄），自己的一些稿子也未帶。有時我倒有些懷念我留在家鄉的稿子，其中小說習作之部，發表和未發表的，有百來萬字。那是抗戰前自己十年之間的一點兒試作和生活的紀念，並不是什麼不壞的作品，懷念不過是個人私心裏的一點情感。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接到戰區家鄉的來信，說稿子尚在鄉間的農家。可是誰說不遭倭寇的毀滅。倭寇可以毀滅牠，却不能令我不寫，我只有繼續用寫作來回答倭寇的搗亂，然而從二十九年夏到三十一年夏，就自己的本行上看，我的生活幾乎是一頁空白，我想寫我能寫的可以說是一點也沒有寫出，徒為生活忙昏了頭，鬼混了兩年。想起來，心裏很感覺不安，後方集就算是在這頁空白上所塗寫的一字一句吧。這是就此期間的作品編成的，是給自己的一個暗示，要自己看到這樣微薄的東西時發生警惕，提起埋頭靜坐的態度。

「花落榮的新年」與抗戰沒有直接的關係。其他各篇所寫的人事。或樂或哀，無非是想從各方面寫下抗戰在後方一部分人情緒上的反映。這微薄的幾篇就作為我在抗戰中居留後方的一點自慚的紀念了。

（三十一年秋山中）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初版

後方集

全一冊（正中機渝紙本）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張道藩
著者　高植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綠梅校對

(1726)

(0.30 渝・本　3/1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安圖字第三八五號審查證

